

春秋

七十

特別

412

16

43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七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
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
在位

三十二年謚法
勝敵克亂曰莊

周

魯莊公二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
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厲公莊二十四年鄭厲公卒子儀而納
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魯莊公八年齊襄公弒莊九齊桓公
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魯莊公二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進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魯莊公十七年武

衛

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公十五年惠公卒于懿公赤立立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

曹

立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

滕

立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

春秋左傳卷之...

許四年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

小邾魯朝詳見隱公元年黎來

楚魯莊四年武卒子堵敖熊立莊二十

九年熊惲弑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

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

年遇弑楚成立十六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詳見隱元年

吳詳見隱元年

越詳見隱元年

戊子四年元年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

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

相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即位
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也穀梁傳繼弑則何以不言即位
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繼弑則何以不言即位
繼弑君不言即位也穀梁傳繼弑則何以不言即位
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

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
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雖
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
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
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
之木倫正矣或問予承命也其命于天書即何也禮
氏曰同雖家嫡然未嘗命也其命于天書即何也禮
國上不及有付託之命也其命于天書即何也禮
公無所受於天書即何也其命于天書即何也禮
終無所書即何也其命于天書即何也禮
日經不書即何也其命于天書即何也禮
非始惠公之意與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也
托蓋憫信之以明猶念矣而僖公故慶父叔牙卒命
同蓋憫信之以明猶念矣而僖公故慶父叔牙卒命
志承之創鉅痛深異於齊固不及當請命於天

即位而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其心不書即位
而專以討賊為志則非然人以子矣其心不書即位
見桓公特書無志非矣然人以子矣其心不書即位
於桓公特書無志非矣然人以子矣其心不書即位
又知謂不稱即位乎劉氏曰原左傳且此三月也
左氏謂不稱即位乎劉氏曰原左傳且此三月也
何妨至文月即云耳不劉氏曰原左傳且此三月也
末有且至文月即云耳不劉氏曰原左傳且此三月也
書也且至文月即云耳不劉氏曰原左傳且此三月也
忘文姜之弑其父矣何毅以文姜感之而還齊乎注氏
日禮然信之不書其父矣何毅以文姜感之而還齊乎注氏
之禮然信之不書其父矣何毅以文姜感之而還齊乎注氏
即位之禮然信之不書其父矣何毅以文姜感之而還齊乎注氏
非即位之禮然信之不書其父矣何毅以文姜感之而還齊乎注氏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
孫也內謂奔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
念母也內謂奔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
氏也內謂奔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
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其與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

於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馬惰幹而殺之
念母者所善也則易為於其念母也接練時不與念母也
始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於天也
也於始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之受命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
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
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
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
審矣劉氏曰母子至親而不得親有絕者義也春秋
之以絕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
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
姜氏傳去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

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同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
論也人以為連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
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此子
母則與去親則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也昔文姜與弑魯
桓春秋去親則此九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尤
絕不為親則此九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尤
子宜為親則此九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尤
大逆也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
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杜
曰夫人莊公母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
猶孫讓而去臨川吳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弑實由
內慙不安故出奔齊東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
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
弗返深絕之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子之罪輕故賤曰

此夫輕人氏之喪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
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
義也宋子曰衛宣姜女為宋桓公之夫人而義
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國遠母出與一廟絕不可
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宋遠而義一廟絕不可
則可以見矣明非何生則致其孝夫沒則孫于齊
為襄公者將矣明非何生則致其孝夫沒則孫于齊
已其垂訓遠矣以問文姜與孫書曰夫齊人胡氏
日絕于外則去姓絕于內則去氏為氏內齊人胡
氏皆去其外則去姓絕于內則去氏為氏內齊人胡
氏安知其非原孫于齊則知其去氏為氏內齊人胡
所出而子恩掩義先君見弑氏由文姜之難姜氏
所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大義而固難姜氏之難
服有輕重三綱以重本也古之大義而固難姜氏之難
為母期皆所嘉以明倫之正而妻綱人五服之本
子禽也夫嘉以明倫之正而妻綱人五服之本
子禽也夫嘉以明倫之正而妻綱人五服之本

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且見夫聖人莊公之書此也
以夫人名實乎禮事之桓公且見夫聖人莊公之書此也
之夫人名實乎禮事之桓公且見夫聖人莊公之書此也
齊桓公姜氏者與於書之法亦且見夫聖人莊公之書此也
與桓公姜氏者與於書之法亦且見夫聖人莊公之書此也
魯國故皆無所容則其賊之書再書矣文姜復歸去而
亦或會或討而殺之得則其賊之書再書矣文姜復歸去而
非與會或討而殺之得則其賊之書再書矣文姜復歸去而
而與會或討而殺之得則其賊之書再書矣文姜復歸去而
春移其宗廟大義也所以深宮一罪魯之再書矣文姜復歸去而
秋於文姜不姜之義氏而為斷廢儒謂臣而武無後廢疾之
太於文姜不姜之義氏而為斷廢儒謂臣而武無後廢疾之
彰於文姜不姜之義氏而為斷廢儒謂臣而武無後廢疾之
筆於文姜不姜之義氏而為斷廢儒謂臣而武無後廢疾之
公羊云夫其國之非齊得矣其心筆削前代史矣師其聖人
先在齊而人固豈在齊得矣其心筆削前代史矣師其聖人
知夫隨喪而歸矣蓋見無接練人時錄母之變始

女別於內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范氏曰單伯於天子禮諸侯

王姬使我為之主也杜預曰王姬之嫁天子大夫

也君躬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

可受也范氏曰魯桓公見殺於齊若天子命為主則

師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張氏曰常事於

離柰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非禮之君臣無復讐之心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通而毅明要之釋此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其

公羊傳單伯者何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也曷以不
稱使天子召而嫁之必使諸侯同姓之也曷以不
諸侯何女于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也曷以不
伯者何如也夫其義不可受於齊使於京師也
其京師何如也夫其義不可受於齊使於京師也
其義固不可受也杜預曰王姬使於京師也

人廬陵李氏曰三夫人先姜在齊至練時始錄之亦非也
歸而復出奔公穀則以姜之絕也
左注以夫為文姜宜與齊絕
文非謂魯之杜氏誤釋之
知意不明致始明要之釋此耳
而左氏之傳而毅明要之釋此耳
條公穀皆通而毅明要之釋此耳
單音善後通而毅明要之釋此耳

而國之辭三綱絕矣孫氏曰天子命莊公主
公不義推之故交諸侯固當躬至京師下
以尊義者行齊賓主之禮然又親迎而命
之義也今王不朝之先君不親於齊而命
往逆之莊王因而辭之魯先君不親於齊
有直書逆王因而辭之魯先君不親於齊
使伯夷伯是魯有方伯之國三夫也○
費送王姬考之當從公穀之侯○
伯果以王姬考之當從公穀之侯○
豈不得預書天子當從公穀之侯○
以不稱使書天子當從公穀之侯○
事召之不言使省而伯○
大稱單伯會諸侯則為齊侯○
郵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周○
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周○
侯會于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周○
成以昭之經得屬會于單伯○
亦可周大夫祭乎仲書單子故云耳○
然周有祭伯祭叔豈於齊會于周何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為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訊何外訊爾築之禮也
于外禮也于外何非禮也何外訊爾築之禮也
何以禮主王姬者則何舍為必
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之舍外則
以卑也築其道必為之改築者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之舍外則
非禮也築其道必為之改築者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之舍外則
則已尊於寢則為已何也主築者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之舍外則
築之變之寢則為已何也主築者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之舍外則
衰麻非所寢則為已何也主築者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之舍外則
不使齊侯得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河也
與吾為禮也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
有常處王姬之館曰魯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
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
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

富川吳氏曰時公在梁聞憲齊侯親逆若以嘉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敢辭主昏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爲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築之於外得變之迎因其變常而善之以譏也

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禮記曲禮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王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木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杜氏曰開故異其禮是常禮之變也然不知父讐未復而而與之主婚實禮之變不可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再書又再書者注氏曰一書逆王姬再書其義以復讐言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高郵孫氏曰於齊仇讐未復天已使魯主王姬也陳氏曰齊襄公弒於齊仇讐未復天已使魯主王姬也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固與不辭同姓之諸侯益莊公未之辭外孰與辭之不固與不辭同姓之諸侯益而築館於外孰與辭之不固與不辭同姓之諸侯益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也陳氏曰齊襄公弒於齊仇讐未復天已使魯主王姬也

計矣注氏曰曰夏逆而使魯主王姬也方欲明年結齊好以爲安是時自齊館又見前逆之爲大早衛明見於符又動則非年復會伐衛其讐之齊意畧無實乃不可揜矣注氏曰曰夏逆而使魯主王姬也罪不爲在城外豈爲趙氏曰左氏事云于外禮也與讐之齊意畧無婚不爲在城外豈爲趙氏曰左氏事云于外禮也與讐之齊意畧無外乃非禮也左氏知魯主王姬也廬陵李氏曰外禮也與讐之齊意畧無齊乃讐也左氏知魯主王姬也廬陵李氏曰外禮也與讐之齊意畧無爲讐而不知讐終不可與交則雖爲外而亦非也又

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
園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高氏曰莊公與桓
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
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也受命者無來錫命
錫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之服

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杜氏曰榮氏叔字
駸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何氏曰禮
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
矢八鐵鉞九拒皆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蓋不當
加錫桓行實惡而追錫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蓋不當
陳氏曰桓行實惡而追錫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蓋不當
家父又來終桓之身不能以正而追錫也榮命貶必於其叔
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也

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化加焉
誰不勸於為惡春秋試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春秋書王必稱天所覆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

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孫氏曰桓弒逆之人莊王
王之為天無天甚矣陸氏曰言不討死又追錫之惟
子可知也

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
以異故其文一施之劉氏曰王善奪而無必純法天

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也
之此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
引之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無天所譏於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贈葬成風以
臣弒君妾潛嫡而王尊禮之貴也至義廢人倫滅矣
不深貶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

不深貶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梁傳為之中者婦之也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後離之義明矣趙氏曰凡

齊師遷紀邾郚

以非常乃書兩書王姬歸魯皆非常訊與讐為昏也陳氏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為再書也書以莊公之於齊昏不可與相為禮也魯存主王姬者矣莫悖於此者與齊昏是故特訊之春秋之書外卒皆以病莊公也高氏曰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也震氏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于魯夫人也臨川吳氏曰書王姬歸齊既主昏則同於內女也廬陵李氏曰書王姬歸齊此年及十一年歸桓公斯反郚音吾

邾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太衆以

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
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再貶絕以謂直書其事不必更加貶黜即公羊所謂不
地又遷絕紀三見罪惡者曰暴之無忌憚甚矣妙隨程氏曰
氏地遷絕紀三見罪惡者曰暴之無忌憚甚矣妙隨程氏曰
民有定諸人居強者國皆受之不可受之於天子并詐者其
戒始於此聖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宿紀二書遷齊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為持筆者宿齊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秋為紀二書遷齊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取也為襄公諱也齊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惡也為襄公諱也齊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紀也為襄公諱也齊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取也為襄公諱也齊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之取也為襄公諱也齊人國所遷邑以書師而深疾之也遷之可以

已莊王二年
曹莊十年
宋莊十八年
齊襄六年
晉緡十三年
鄭厲九年
衛惠八年
魯宣公四年
蔡哀三年
鄭厲九年
子儀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羊傳於餘丘者何知妻之邑也
國之也為國之君存焉耳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
丘之也為國之君存焉耳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
重之也為國之君存焉耳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
年而重之也為國之君存焉耳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
按二傳於餘丘知邑也臨川吳氏曰於越國而曰
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高氏

其事若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于般
之禍於餘立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
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
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去聲專會諸侯
不出隱公之命見左傳十年仲遂擅兵兩世入把
伐和會師救鄭見左傳十年文公二十七年三軍服其
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為音氏不能明其
罪見左傳十年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過其惡左見
傳莊公十一年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
其死見左傳十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
為戒遠矣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
為主者也殺梁傳也

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與無名而慶父以
尊而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
失而權移於下以威異大夫之專而公之禍故詳
以訊之蜀杜氏曰此威異大夫之專而公之禍故
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讐也魯大夫而書師伐亦春秋特筆欲以破問者一曰義尤曰文
魯大夫而書師伐亦春秋特筆欲以破問者一曰義尤曰文
○以邑隨而書師伐亦春秋特筆欲以破問者一曰義尤曰文
庸注氏曰於餘丘小國也蓋其後屬以破問者一曰義尤曰文
未賈逵以言伐者汪氏曰無駭入極杜杜注附庸小國而
而賈逵以言伐者汪氏曰無駭入極杜杜注附庸小國而
公羊言知也委邑然經書九年取根年如取小國耳慶
節帥師不害其切為得兵於餘丘根年如取小國耳慶
父帥師不害其切為得兵於餘丘根年如取小國耳慶
權伐國伐邑不其切為得兵於餘丘根年如取小國耳慶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禮記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周孔氏命魯為主比之魯女故為之服恩死則出嫁姊妹之服臨川吳氏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禮在公因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也特祭王姬以著其罪薛氏曰王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喪非禮也不然外父母終小功耳今世雖而厚其共戴天之讐而主齊夫人卒不書張氏曰莊公舍不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婚齊也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也特祭王姬以著其罪薛氏曰王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傳善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義皆同夫人行事顯然書之此年出會其聘于秦為夫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

侯為之不出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為之服也特祭王姬以著其罪薛氏曰王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喪非禮也不然外父母終小功耳今世雖而厚其共戴天之讐而主齊夫人卒不書張氏曰莊公舍不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婚齊也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也特祭王姬以著其罪薛氏曰王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

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
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
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俛命夫人徒
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
爾資中黃氏曰天下後世為人子而使母不至是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之法如不冉也
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氏之罪必不免於
蔡之誅矣其家曰姜氏之身負文姜之罪未討之
喪而出淫其妹此齊棄之方有王姬之僂未討之
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而惡之也汪氏曰春秋
祭悼子康文伯之胙不受而與康子言皆不諭
為不違春秋之禮夫季世俗薄而敬姜獨能守
善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行雖國惡不容諱其
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從其婦

寧乎又未嫁之女婿
居之婦豈得踰竟乎
馮反水反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觀宋莊公之類則穆
公之不與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莊王三年齊襄七年晉緡十四衛惠九年

曹莊十一年陳宣二杞靖十三宋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梁傳溺者何也公羊傳溺者何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仇讐而伐同姓故逐而名之也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

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陳氏曰隱桓之
名之自公孫茲平敗矣魯與同故受天有父之讐而
子罪人為之與師而魯與同故受天
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高氏曰
齊魯欲納兵會然天王已絕朔而子之命納不義之
侯魯罪大矣齊魯欲納兵會然天王已絕朔而子之命納不義之
其田而美人之田莊或謂公之謂不報而之命納不義之
成之兵也齊魯欲納兵會然天王已絕朔而子之命納不義之
父之惡滋乎夫家氏也齊魯欲納兵會然天王已絕朔而子之命納不義之
賜去之惡滋乎夫家氏也齊魯欲納兵會然天王已絕朔而子之命納不義之
本史氏則其惡甚齊魯欲納兵會然天王已絕朔而子之命納不義之
則以齊晉雖未天子罪人出而為之齊魯欲納兵會然天王已絕朔而子之命納不義之
於餘立莫先於率國又且同齊師以往此心哉齊魯欲納兵會然天王已絕朔而子之命納不義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不獨也或曰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舉天而不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也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危不獨葬

天子七月而葬同
軼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

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
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書葬常事也不親會
非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忘
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
不書也高氏曰平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
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
也聖人書之莊王以禮後滋王室益弱無有以改葬則聖
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後滋王室益弱無有以改葬則聖
閔王之室歸葬已而故不書公甚故曰周人東遷之初
尚有志於葬已而故不書公甚故曰周人東遷之初
曰魯遺桓王葬之往會也故不書公甚故曰周人東遷之初
而止桓王葬之往會也故不書公甚故曰周人東遷之初
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禮既不復行於
後世惟士喪既夕而士去其籍先王之禮既不復行於
葬棄王是均慢也文公昭公使叔弓葬晉侯叔孫得臣

鞅葬景王是均慢也文公昭公使叔弓葬晉侯叔孫得臣
公葬而於周厲陵李氏曰春秋十三年葬而桓公卒成
不葬志簡而也厲陵李氏曰春秋十三年葬而桓公卒成
不葬志簡而也厲陵李氏曰春秋十三年葬而桓公卒成
莊公三年立其年則有之莊公三年立其年則有之
隱之成王又禮馬八年尹氏武五年鄭交沃也隱之成王又禮馬八年尹氏武五年鄭交沃也
溫之成王又禮馬八年尹氏武五年鄭交沃也溫之成王又禮馬八年尹氏武五年鄭交沃也
而王宗不禮馬八年尹氏武五年鄭交沃也而王宗不禮馬八年尹氏武五年鄭交沃也
年人假王命以討宋桓王之父始作卿士鄭伯以桓
之田于假王命以討宋桓王之父始作卿士鄭伯以桓
有繻葛之鄭君命以討宋桓王之父始作卿士鄭伯以桓
民於郟之鄭君命以討宋桓王之父始作卿士鄭伯以桓
伐虢是又助畿內之君地亦齊桓王之父始作卿士鄭伯以桓
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有五而崩在桓位又遷為魯父
子莊王七年始葬立葬考子克傳文伯桓位又遷為魯父
殺周公黑肱以亂乎王克而葬立葬考子克傳文伯桓位又遷為魯父
儀黑肱以亂乎王克而葬立葬考子克傳文伯桓位又遷為魯父
曰公穀以亂乎王克而葬立葬考子克傳文伯桓位又遷為魯父
有書能必桓王前已葬哉不該改葬應如改卜之類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戶圭反

左傳紀於是不名賢也何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日請後五廟齊以存姑姊內弗受也社氏曰齊欲滅紀
齊者以鄆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故
故季以邑入齊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書字貴之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
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
罪者必加貶注氏曰私逃若知庶其苦年今季不
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
則書名宋原秦鍼其廉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
李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

命矣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于他國不書曰
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皆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
道強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
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
無貶乎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行威已故請先下
援存亡齊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入云者難詞
復見叔姬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入云者難詞
也范氏曰紀季見齊之必行威已故請先下
詞不泯宗廟社稷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觀存亡之
之邑而威人國故於義不稱受也陳氏曰紀侯受亂
在而季始入齊若以邑叛其會魯為之侯意也齊
棄自桓始年挾鄭以圖絕黃之會魯為之侯意也齊
得免焉遷而始判是細之絕也如綏季所以鄆入齊
紀於馬乎始判是細之絕也如綏季所以鄆入齊
士地苟可始判是細之絕也如綏季所以鄆入齊
稱字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知庶其張氏巨王政

非而公未之罪而二邑入眩李也善天疾絕終也暴異不行
也然羊可不不閔例叛于是氏以入子也祀不不春詞伯
自何云與貶使季也君某也日宗以封此執能氏秋下者
此足何微則與也之者書春國為義入權使若正旦所敵
往為以子可其春書弟見矣石地以矣地齊禍以鄒魯度無祀大
入賢不適謂他秋所明矣今季不盈邑奔者知庶重罪事均
之故名周之公于以非如紀侯之書薄也原也書名所所以
入劉賢剛知于以非如紀侯之書薄也原也書名所所以
而氏也論權亦國此者如耳故季之情免以季之則事謂
非且此也餘見如耳故季之情免以季之則事謂
歸穀乃紀侯蔡以耳故季之情免以季之則事謂
入梁紀侯蔡以耳故季之情免以季之則事謂
之云侯蔡以耳故季之情免以季之則事謂
入之命下而○趙之則事謂
若者內且○趙之則事謂
可弗不趙之則事謂
受弗不趙之則事謂
者弗不趙之則事謂
遂弗不趙之則事謂

云歸于
齊乎

滑公穀作即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死故也鄭伯辭以誰凡師一宿為
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其言次于即何刺欲
而救紀而復不能也莊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穀梁子曰次止也而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臨川
曰紀將亡矣以昏姻之故告急于魯魯莊不憐於
已故鄭伯知齊之疾紀不可止也故辭而新哀乞憐於
齊鄭伯知齊之疾紀不可止也故辭而新哀乞憐於
濟將以欲閉之之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故紀於
也彼於父之仇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必於存紀
哉故書以深訊之出師春秋紀其伐而書次以次為善
無名以深訊之出師春秋紀其伐而書次以次為善
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高氏曰但書

謹

自出者為輕重也書曾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
次不能為輕重也書曾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
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柳齊一舉見義
而兩善并矣行之則復仇救弱之義兩存
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聲去故書公次于滑以見義
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狹則則
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
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程子曰五以君位之
下衆所歸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亦須師之六四
威武相守然後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師之六四
則曰左次無咎捷者也如四不能進而退故左次無
常也可進而退知誰而退也師之不能進而退故左次無
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注曰春秋書

次于滑次于成次而欲救也師次于齊即齊宋
紀侯去國即及齊紀狩與次而無憤齊人降而
齊遇魯齊不救之虛聲紀與而無憤齊人降而
公伴為救者不救之虛聲紀與而無憤齊人降而
齊而卒有圍邾之役齊而無憤齊人降而
其所以救者非有海務而終有伐而隨有紀之
階也救者非有海務而終有伐而隨有紀之
圖若夫齊桓伐楚遂救其師實不能救乃徐則過以遂書伐之
也其夫齊桓伐楚遂救其師實不能救乃徐則過以遂書伐之
民其夫齊桓伐楚遂救其師實不能救乃徐則過以遂書伐之
倫雖曰緩於救患然此於救晉悼公伐鄭不克則過以遂書伐之
皆無志之君也春秋書莊公比於救晉悼公伐鄭不克則過以遂書伐之
也莊十年編次書成不討謀公紀而師甚矣莊八年及齊圍於齊
師三死焉不救而師甚矣莊八年及齊圍於齊
也君父死焉不救而師甚矣莊八年及齊圍於齊
不書救者不救而師甚矣莊八年及齊圍於齊
則疑於此雍輸矣餘見八年

辛卯 莊王四年 齊襄八 晉緡十五 衛惠十 魯四

曹莊十二 陳宣三 杞靖十四 宋閔二 秦武八 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設梁傳饗甚矣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杜氏曰祝丘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杜氏曰非享食也兩君相見所以訓共

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杜氏曰周禮大行

則諸侯相享亦當於廟中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

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氏曰

殊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帝而坐况用兩君相見

之禮乎蓋為名而已矣言此曰前此嘗會矣而未

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
之後如水方至莫如所極臨川吳氏曰古者飲食
之禮有三享食也燕禮之次多食物物甚盛而飲
飲酒如燕禮之次多食物物甚盛而飲酒於最重
無行如食燕禮之次多食物物甚盛而飲酒於最重
也家氏曰六人之前去其野者况婦人乎然此不足責
其逆也春秋所以著其去齊衰出而姜氏會禽飲之
無別也春秋所以著其去齊衰出而姜氏會禽飲之
蓋示之禮為禽獸亦所以計其亂倫之罪張氏曰假先
王之漸其變為禽獸亦所以計其亂倫之罪張氏曰假先
易以閑有家為至子姜之行亂道也漢人有云淫亂
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之饗燕之禮遠矣而後氏曰
公與之宴公享宰晉侯大夫之饗燕之禮遠矣而後氏曰
甯俞華耦來公與之宴公享宰晉侯大夫之饗燕之禮
禮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

三月紀伯姬卒

秋而不慶卒祀姬詳伯國內例姑則諡... 附錄... 故歎曰武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柔出奔... 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 子豐音十八年齊襄公殺于豐...

蕘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櫟... 而後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

紀侯必誅明天子也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
明天子也古者以相接然則齊紀無事相朝聘之並立號
辭天子也若將去紀侯者不得齊紀無事相朝聘之並立號
乎天子也若將去紀侯者不得齊紀無事相朝聘之並立號
衰公得天子若行乎伯錄恩疾者可也嚴梁公曷為天子則
上無天子若行乎伯錄恩疾者可也嚴梁公曷為天子則
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
賢而齊侯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
加乎君子程子曰大去若如荀偃云大還婦
鄭伯過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
已去罪也非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
齊之罪也非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
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
罰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
為大而不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

祀義莫重焉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
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
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
於斯二者顧所釋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
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
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劉氏曰太
也事之以珠玉大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
斷入齊亦紀侯之所以事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
以紀季無譏於前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
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
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鄩而不
綠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杜氏以為不反之

國文義相反矣趙氏曰羊公曰為齊侯諱城凡不
表也從者四曰而後曰公羊曰為齊侯諱城凡不
以責強暴氏曰而後曰公羊曰為齊侯諱城凡不
宗廟於其弟而之故興書大獲困而暴凡之開自桓之存
亡者一齊侯葬如紀伯姬國未齊紀之也然矣何國如紀季齊侯
五竹曰齊侯葬如紀伯姬國未齊紀之也然矣何國如紀季齊侯
庶幾有辭焉故不馬侯何罪齊也遷言非齊侯也
紀氏曰諸侯去名而死曰不返已矣氏曰其國非齊侯也
大守則許之也則有傷聖人養人之善則不曰其國非齊侯也
亦非許之也則有傷聖人養人之善則不曰其國非齊侯也
世守弗去也則有傷聖人養人之善則不曰其國非齊侯也
死而弗去也則有傷聖人養人之善則不曰其國非齊侯也
以去義今紀侯未見其築城與不從之者如歸而
侯若之者過矣去邑于岐山從之者如歸而
擬之者過矣去邑于岐山從之者如歸而

爭而與敗北出奔者異耳先儒有以之太王之其已物所
委棄之而無可據使弟去若邑入齊民後儀章器所
似非聖人何言之法或紀侯去其國能保其社稷
亡而無復何言之法或紀侯去其國能保其社稷
者不識心通則可禪讓湯武不誅其罪
不志紀侯之名卒無禪讓湯武不誅其罪
有去國之名卒無禪讓湯武不誅其罪
其於地戰殺自隨國大野者遠矣故禮不為死
以儀也紀侯為齊爭國雖小侯之名罪不為死
之也紀侯為齊爭國雖小侯之名罪不為死
吾恐紀侯為齊爭國雖小侯之名罪不為死
伊州先紀侯為齊爭國雖小侯之名罪不為死
然則下孫豹此而觀之不可不諸侯自強者聖人會
在於吳孫豹此而觀之不可不諸侯自強者聖人會
在於吳孫豹此而觀之不可不諸侯自強者聖人會
於齊孫豹此而觀之不可不諸侯自強者聖人會
去者則祀而不絕特免之紀侯自強者聖人會
能如大梁王孟于不遺一之若謂其力不勝則未聞
辭毅則王孟于不遺一之若謂其力不勝則未聞
辭毅則王孟于不遺一之若謂其力不勝則未聞

絕其祀例不書滅無他義劉氏曰公羊以謂為襄
公諱井也且烹來公若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
罪在諸人不在烹來公若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
氏曰大夫去之說在周氏梁畧同惟公羊以為廬陵李
復讐何氏注曰齊侯謂死為烹之故春秋大齊侯
榮也此語甚善但論謂死為烹之故春秋大齊侯
魯莊之復讐則不可蓋敵惠敵怨在後嗣故胡氏以
魯莊之復讐則不可蓋敵惠敵怨在後嗣故胡氏以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善隱之也何隱爾其
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局為葬之戚其可戚
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
不書葬此其過紀侯也吾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
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

公之罪著矣問戚國者必顯著其惡齊襄滅紀不
刑罰即又書紀季以勸入于齊紀又書齊侯鄭伯
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紀又書齊侯鄭伯
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
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
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注氏曰書曰齊人
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微者往
國逾追逐其君而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或曰惡
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
非者惡其恐其亂也齊侯葬紀伯姬似仁惡似而
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葬紀伯姬似仁惡似而
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仁也齊侯葬紀伯姬似仁惡似而
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之仁也齊侯葬紀伯姬似仁惡似而
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其國之名聖人當往恤其
魯文見乎此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
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

經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苟宜書葬雖不往會
書陳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與雙袁克莖之書曰
及陳侯齊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春秋內外不書也
例未足與觀春秋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外不書也
○劉氏曰公羊叔姬宋公為賢非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殺作部

公羊傳公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
獨於此焉與於此者將壹哉而巳故釋其重者而
馬莫重乎其與讐狩也於讐者則曷為將壹哉而巳
讐者無時焉與讐通也於讐者則曷為將壹哉而巳
何也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說故將壹
怨不釋刺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齊侯也說
釋怨也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
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也
釋然也許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仇
其為齊之君曰會讎遊田之事也遊田齊人何以與仇
微者則若何為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遊田父母之讎
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
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同禮調人凡和雜父之仇
千里之外從兄弟之仇不可同國君之仇視父兄弟今莊
父師長之仇視兄弟朋友之仇視國君之仇視父兄弟今莊
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
狩是忘親釋怨非入于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
樂音下主乎已一為乾楛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何
日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一
者弟一殺也自左膠射之達於右鬪中心死疾鮮

紮故乾而豆之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
中焉於宗廟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王曰公及之
齊侯稱欠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王曰公及之
數矣前欲著其宣淫而無忌憚不元年以齊人因與
公其始得仇也待以奉祭祀與深罪之且不可
氏曰其親之仇也待以奉祭祀與深罪之且不可
於彼國於地乎無羞即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
也盟將會於是乎無羞即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
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然則樵之符蓋亦與念及
此以否耶止

壬 莊王 五年 齊襄九 晉緡十六 衛惠十一
儀 五 曹 莊 十三 陳 宣 四 杞 靖 十五
宋 閔 三 秦 武 九 楚 文 王 熊 賁 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既深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
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
曰汶水湯湯反失章行人彭彭必亡曾道有蕩齊子
彭彭彭彭者多貌也朱子曰曹道適曹之道也蕩
貌言行人之多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表
以見其無恥也
曾道有蕩齊子遊儻儻者衆貌也朱子曰儻儻
意憚羞愧之意無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

師羞惡之心亡矣夫入之行不可復反又制

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

秋師黎來來朝

左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

知以子為小

鄉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

附庸例書字和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

鄉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

以王命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高氏

於禮當時齊魯宋衛以列國為天而能自進

亂於夷狄蓋有愧於黎來矣故書黎來之日以相

形於中則以蓋宋之附庸非曰按宋仲書黎來之日以相

役也則以蓋宋之附庸非曰按宋仲書黎來之日以相

然同稱字者曰和劉氏以為未成也而不得與相

介同稱字者曰和劉氏以為未成也而不得與相

其後復朝於宋故宋仲戔曰滕昭三吾役也其不

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
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
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
命何也程子曰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
命也程子曰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
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王曰不言公
亦不足見四國稱人之為君也汪氏曰成二年
蜀之盟人諸侯之大夫亦所以人公也文九年
所人趙盾華札亦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
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
而稱人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

陳氏曰不言納者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納是故
衛逆王命公穀皆云朔得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
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豨年
于周則為逆王命無疑矣心實不逆王曰公羊云
隱避是黨罪人也若以為王諱則王而經文為不
豈諱此哉廬陵李氏曰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
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而大夫不稱人自齊國佐
始從

癸丑九年 齊襄十 晉緡十七 衛惠十二
莊王 齊襄十 蔡哀七 鄭厲十三 子

儀六 曹莊十四 陳宣五 杞靖
十六 宋閔四 魯武十 楚文二
正月公遂作二月

春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

善救始此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
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王人也曷
為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何稱名貴之也曷
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曰王人微者
也命

王人微者杜氏曰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于突
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
救衛也徐乾曰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奉朔陷
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
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
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賤而稱人王久之

微嘉而書字孫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
古者唯其有所稱而稱之曰叔季者有重諸侯之稱也
定春秋禁者為貴之曰天子突者有重諸侯之稱也
憤赫然以誅衛為事而網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長天
天子之命前雖賤為事而網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長天
也故復託正於命以突子稱人未足效王所為也
衛者天討之當命以存突而王拒之也矣張氏曰救
一國經王旅之所當命以存突而王拒之也矣張氏曰救
所經雖微者帥而合而子馬九能奉而王拒之也矣張氏曰救
有國雖微者帥而合而子馬九能奉而王拒之也矣張氏曰救
侯世子之受之於父而承其父之命以存突而王拒之也
必其命之立於後得繼承其父之命以存突而王拒之也
殺其命之立於後得繼承其父之命以存突而王拒之也
得罪於王而後得繼承其父之命以存突而王拒之也
立矣今王國以義納亂常於所與則命于王而王許之
輔之卒五國師而納亂常於所與則命于王而王許之
逆明王所以上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五國而
尊王人所在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五國而

衛新之罪亦無所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
事而誘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何氏曰
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
敗論事而不諱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
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
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桓公五年况其下乎
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宋
曰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行故其褒貶如此汪氏
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矣故其褒貶如此汪氏
秋書救二十有三此年子突故衛乃王室之救
而討不正在也一經之六年許十五年救徐宣元
元年唐元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所以者伯主之救中國而攘夷狄也楚人救
公之也師救齊則罪中國伯主之傷中國之無伯而救
國能相救也然文九年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見伯而救
在望國也然文九年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見伯而救
救在望國也然文九年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見伯而救
也救在望國也然文九年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見伯而救
其救在望國也然文九年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見伯而救
次救在望國也然文九年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見伯而救
遷救在望國也然文九年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見伯而救
考其書法氏救之曰吳則輕重之權衡也終世變人可
知矣○廬陵李氏曰吳則輕重之權衡也終世變人可
王下取善人義救非也通經以突為之終世變人可
朝也但士人義救非也通經以突為之終世變人可
士則也但士人義救非也通經以突為之終世變人可
出左氏以序公侯之義事則王命耳至於春秋之命而
人於下氏之為王侯之義事則王命耳至於春秋之命而
同於下氏之為王侯之義事則王命耳至於春秋之命而
始於下氏之為王侯之義事則王命耳至於春秋之命而
者皆善救者善則終伐者不善矣而陳氏曰救不書

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
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但胡氏得聖人恤惠之大
義陳氏得聖人憂
世之微情皆可通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公于洩右公于職乃即位
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而未而後立豎豎
知其本不謀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本枝百世何
辭也穀梁傳朔受其不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本枝百世何
也名惡也朔受其不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本枝百世何
之程子曰朔構其兄則出使順矣出以名命絕之也
立之名惡也朔構其兄則出使順矣出以名命絕之也
書名入
書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高為成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
則惡不致此其致何也致伐不敢滿天子也穀梁傳
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

五國之師距與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

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送王命也或問五國助朔

之是已善辭以絕朔矣何與五國之罪侯朔入于衛

氏曰善辭以絕朔矣何與五國之罪侯朔入于衛

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侯所不命而自復者不

陳氏曰歸君之助大亂之君侯所不命而自復者不

師故入而不言復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

其罪宜廢又拒天之子之春秋二子乘舟孔子復何則

侯皆稱歸君之助大亂之君侯所不命而自復者不

陳侯夷儀歸君之助大亂之君侯所不命而自復者不

侯皆稱歸君之助大亂之君侯所不命而自復者不

師故入而不言復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
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
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火
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張氏曰名之
同寡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
必告于廟禮也歸今公之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
衛又敗于師禮也歸今公之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
有九自致者五議也其不至也臨川吳氏曰莊何辭以
氏曰去其致者五議也其不至也臨川吳氏曰莊何辭以
抗王師考其冬伐而惡亂自著○劉氏曰公羊云得意
致會不得意致伐而亂自著○劉氏曰公羊云得意
君秋以二公子之立黜年所蒙惡豈春秋意哉盧陵
有罪今期不見而君復也皆初入夷儀不稱歸未
李鄭曰春秋皆與其復也皆初入夷儀不稱歸未
侯鄭曰春秋皆與其復也皆初入夷儀不稱歸未

得國也獨衛侯則然春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
殺梁日莒景公也逐陽生而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
書即位立齊景公也逐陽生而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
級壽而陳乞君茶而賜之書入則雖有父命而亂
也春秋以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
命則獨當以君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
倫失正又謹始則君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
重矣胡氏謹始則君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此衛寶也
齊人何讓乎我來歸之也齊人何讓乎我來歸之也
齊之力魯侯之如齊也穀梁傳以齊首之殺分惡於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膠反祖叢俘厥

寶王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
也王曰俘者虜其軍實也寶者所得重器也俘取當即獻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
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
注氏曰朔俘則知非得於黔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天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不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于春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狗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

戒明矣
茅堂胡氏曰歸衛寶小事也賤貨春秋何以存衛故衛寶先入于齊高氏曰歸衛寶之奔齊本主兵伐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歸衛寶而齊侯容之其罪三國馬故主齊言之而曰歸衛寶桓莊二公皆黨之罪逆以要厚賂而齊為首惡家氏曰桓莊二公皆黨之罪以却鼎也魯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陳鄭之立晉平公陵李氏曰春秋陳蔡之禍魯齊陳鄭之立晉平公以却鼎也魯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陳鄭之立晉平公也魯三役者皆定篡弑而與崔杼成也陳鄭之立晉平公同魯也於衛皆定篡弑而與崔杼成也陳鄭之立晉平公氏曰公羊云是伯主及諸侯則惡於齊也書所重也
附錄
左傳楚文王伐申而為齊人何煩曲於我
其及圖之亡乎鄧之國者必此時人若楚圖後君弗也
餘對曰若不從子伐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之取

甲莊王七年齊襄十一年晉緡十八衛惠十七

曹莊十五年陳宣六年杞靖十七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深傳婦人不曾會非正也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則何與兩借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非兩也非兩則何以知夜之謂之如雨也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盡而復君于脩之謂之日星霄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

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用傳著疑以傳氣中之不見則夜中矣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星之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四月五日月光向微蓋時見無雲日光不中者以昏恒星卯四月五日月光向微蓋時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

之多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爾奔流者衆如雨之常見者常也臨川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兩言隕者衆也臨川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恒星無日光則暗而星有晝謂自天而墜者不見恒星無日光則暗而星有晝地如兩言衆多不可為數不至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若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

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宿何氏曰列星天之常儀銀注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周之四月
象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俠擅權賊
莽居攝前漢書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兩長丈
南行四面如雨河平二年封王譚為平侯驕奢出
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
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向言五侯驕奢出
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尚書九卿牧即守皆出
其門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王莽州牧即守皆出
裁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作莽漢之宗支掃蕩
幾盡天之示久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日氏曰
書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
陰不陰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克舜禹湯文曰
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克舜禹湯文曰
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矣汪氏曰經星沒而不見
相乃天網常經也是時王綱解弛列國爭衡故天變

秋大水無麥苗

應之經書星變者四此年星變以文王不能勝
國之兵而王命益不此行於天下也文王十一年
以桓文而王命益不此行於天下也文王十一年
年星李以王朝無孽奪正而交於諸侯皆為
也哀十三年星李以王朝無孽奪正而交於諸侯皆為
之服李氏曰凡此皆變之象先見石隕而後也
廬陵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石隕而後也
霜皆隕而後見也劉氏曰星而後於其隕石與
也穀梁以如猶而也劉氏曰星而後於其隕石與
隕也穀梁以如猶而也劉氏曰星而後於其隕石與
下謂之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非也春秋
也必有言星者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雨雪則何著於
秋以言星者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雨雪則何著於
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也上之謂之有公羊說不脩春

何言無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為先
可以書而後言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

麥苗同時也杜氏曰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熟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

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

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致也

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

穀不登禮謂之歉

以重民命為心也

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也

耳言不害於嘉穀不害嘉穀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若一災後不言苗豈愛民之謂乎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樵次享于柷兵又次

穀深傳齊人不曾會非正也

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

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張氏曰文姜元年

自至今詳書于策故有載驅罪孫于齊後復宣

與衛之弟婦行放逸同備其惡於萬民夫事魯

先王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亂齊

俗薄之末政之弟也亦不相也

取之與衛同亦不相也

魯事者不剛夫二南之人以魯事詳於春秋而德

化天不後世剛夫二南之人以魯事詳於春秋而德

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嗟稱魯有蕩不氏曰齊詩南

無莊不能防閑其母曰嗟稱魯有蕩不氏曰齊詩南

人姜氏不齊侯二則此夫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

雖國惡有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八

莊公二

未^乙莊王十^十八年^{齊襄十二} 弒^二 弒^三 弒^四 弒^五 弒^六 弒^七 弒^八 弒^九 弒^十 弒^{十一} 弒^{十二} 弒^{十三} 弒^{十四} 弒^{十五} 弒^{十六} 弒^{十七} 弒^{十八} 弒^{十九} 弒^{二十} 弒^{二十一} 弒^{二十二} 弒^{二十三} 弒^{二十四} 弒^{二十五} 弒^{二十六} 弒^{二十七} 弒^{二十八} 弒^{二十九} 弒^{三十} 弒^{三十一} 弒^{三十二} 弒^{三十三} 弒^{三十四} 弒^{三十五} 弒^{三十六} 弒^{三十七} 弒^{三十八} 弒^{三十九} 弒^{四十} 弒^{四十一} 弒^{四十二} 弒^{四十三} 弒^{四十四} 弒^{四十五} 弒^{四十六} 弒^{四十七} 弒^{四十八} 弒^{四十九} 弒^{五十} 弒^{五十一} 弒^{五十二} 弒^{五十三} 弒^{五十四} 弒^{五十五} 弒^{五十六} 弒^{五十七} 弒^{五十八} 弒^{五十九} 弒^{六十} 弒^{六十一} 弒^{六十二} 弒^{六十三} 弒^{六十四} 弒^{六十五} 弒^{六十六} 弒^{六十七} 弒^{六十八} 弒^{六十九} 弒^{七十} 弒^{七十一} 弒^{七十二} 弒^{七十三} 弒^{七十四} 弒^{七十五} 弒^{七十六} 弒^{七十七} 弒^{七十八} 弒^{七十九} 弒^{八十} 弒^{八十一} 弒^{八十二} 弒^{八十三} 弒^{八十四} 弒^{八十五} 弒^{八十六} 弒^{八十七} 弒^{八十八} 弒^{八十九} 弒^{九十} 弒^{九十一} 弒^{九十二} 弒^{九十三} 弒^{九十四} 弒^{九十五} 弒^{九十六} 弒^{九十七} 弒^{九十八} 弒^{九十九} 弒^{一百}

子儀八^{曹莊十六} 陳宣七^{把靖} 鄭厲十五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

不得已也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 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

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國于聶比于雍榆

是也救患難輸畏敵而怯於救患於侯而次者有

無名妄動之意次于即侯陳人蔡人是也

曰非奉王伯之命以討罪而救亂則不當與之惡其

與師無名故書次張氏曰不救亂則不當與之惡其

深責何侯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激之也

范氏曰出師以待之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

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即以待之也

至故待師于若非義矣其曰次曰侯者深

貶之也皆譏也莫甚於及圍成是故師嘗久外矣

不言公持書次以莊之而不競於齊也侯陳蔡不至

可齊圍郕降于齊師以正治兵及秋而還

公以言次者三莊公忘親釋怨昭公失國而祈哀乞

侯於齊不至而遂及齊圍郕昭公失國而祈哀乞

以於齊不至而遂及齊圍郕昭公失國而祈哀乞

之次也皆而侯無氏分三師例也莊三年春秋書內

師次也皆而侯無氏分三師例也莊三年春秋書內

國次也皆而侯無氏分三師例也莊三年春秋書內

無名之可入伐而次之例也莊十年齊孫蒍會入

而次也皆而侯無氏分三師例也莊十年齊孫蒍會入

比也見聶當有分而胡氏未及之則啖子說可取

此也見聶當有分而胡氏未及之則啖子說可取

治公作祠

甲午治兵

左傳治兵于廟禮也公羊傳祠兵者何出兵為

日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祠兵者何出兵為

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
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為國
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為國
亡者不

此治兵于即也俟而不至暴反步木師露衆役久不
用則有失伍離次也非善之也譏贖武也申明
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贖武也申明
戰也于即張氏曰俟陳人蔡人後言甲午治兵惡內不知
故申明約東以訓齊其衆而所侯者不至衆心不一知
治兵者之本矣雖以治禮大司馬因執彌治兵以治已失
不戰公穀也本矣雖以治禮大司馬因執彌治兵以治已失
文治兵者之本矣雖以治禮大司馬因執彌治兵以治已失
公治兵者之本矣雖以治禮大司馬因執彌治兵以治已失
而治兵者之本矣雖以治禮大司馬因執彌治兵以治已失
兵皆不

夏師及齊師圍郟降于齊師

郟公作降戶江反

注公有所侯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
然常事不書○劉氏曰左氏云治兵于廟中非禮也非
地也若師出先謀於廟是則禮乎廟中非禮也非
鐘鼓丁寧旌旗不謀於廟是則禮乎廟中非禮也非
亦非也先出而後乃治之豈貴其常地故記其非
常爾春秋非教戰之後治之豈貴其常地故記其非
陵李氏曰周非教戰之後治之豈貴其常地故記其非
遂以苗中教戰之後治之豈貴其常地故記其非
然春秋有書治兵者其兼及於旅冬教戰而大閱遂
狩乎有書治兵者其兼及於旅冬教戰而大閱遂
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
失治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
矣失治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
罪非我之由夏羊傳成者何盛也穀梁傳其曰降
以待時乎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穀梁傳其曰降
滅以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穀梁傳其曰降

師于齊師何不使齊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邾者伐同姓也邾降于

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

著矣張氏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邾皆文王之昭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邾始服陳蔡而陳蔡不當親也莊公志於取

秋師還

還音旋後同

左傳秋師還君于是以善魯莊公羊傳還者何善

書師還譏役父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

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邾之役也然其次其及

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王氏箋義曰公圍邾而

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

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父役俟陳蔡

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

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

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

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

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

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

如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邾自降審如此春秋為

失齊師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之惡也

俊當作峻

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陳氏曰弒君至父而專罪無不知者君弒而無知受之君則不稱後皆稱氏從同也汪氏曰文定謂州吁不舉於此衛孫不待以公亦一子之義然督無知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

弒其君諸兒

程子之意也乃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無請代父成葵丘特而往及瓜而後王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大公子將而孟陽公出聞曰非死我門也中石而見公如死於信之費請
亂之殺孟陽公出聞曰非死我門也中石而見公如死於信之費請
入殺孟陽公出聞曰非死我門也中石而見公如死於信之費請
先劫而東之費於徒我門也中石而見公如死於信之費請
門劫而東之費於徒我門也中石而見公如死於信之費請
喪劫而東之費於徒我門也中石而見公如死於信之費請
怒劫而東之費於徒我門也中石而見公如死於信之費請
于劫而東之費於徒我門也中石而見公如死於信之費請
無寵使公結之曰捷人吾以女為從者冬有從妹齊侯宮將
嫡襄公結之曰捷人吾以女為從者冬有從妹齊侯宮將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以女為從者冬有從妹齊侯宮將
而代期仲年生公孫無以女為從者冬有從妹齊侯宮將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無請代父成葵丘特而往及瓜而後王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蔡反扶去遂田于俱反補蓋丘徒

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鬪死石之紛如死
 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
 特書汪氏曰據孔父仇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
 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脩
 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
 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
 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
 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
 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

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
 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
 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汪氏曰徒
 孟陽死於襄公之絀賈州綽師公孫教封如人
 鐸父死於伊婁煙祝佗父申蒯之臣從君於昏而
 得未可以死節蓋近暱也張氏曰齊襄公之時荒
 禍言未積則無掩如之許亂也積斬於齊襄公之
 本惡積則無掩如之許亂也積斬於齊襄公之
 暱比小人不無掩如之許亂也積斬於齊襄公之
 今所書齊事無非禍亡國自戕身之媒賊桓公之
 餘殃也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所謂積不義
 糾合之舊漸然亦其強日齊之盟已駸駸乎有
 不平至衛及其勢盛黨合於資鄭之盟求魯繼而
 無非謀許之日至桓渠之弒以四年而襄公立定
 初猶有可言之於魯桓之弒以四年而襄公立定
 初猶有可言之於魯桓之弒以四年而襄公立定

遷邢部部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
 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規畧定餘威振於無
 驗卒賊其身然東州積累日之國氏者弒而代豈非
 俗父矣桓公襄三穀梁公以國氏者弒而代豈非
 其故哉○劉氏曰穀梁公以國氏者弒而代豈非
 也宋人豈非弒而代之乎公
 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乎公
 丙二年 莊王十年 九年 齊桓小申元年 晉緡二十
 六年 儀九曹莊十七 陳宣八杞靖
 十九 宋閔七 秦武十三 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之望失嫌也稱人以殺無知穀梁傳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弒君
 之賊人人之所惡也夫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

衆辭也人可堂吳氏曰賊曰聖人無容足之賊寄之
 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年卒討之無知而弒齊人亦莫之君也
 故無初王不道成無知而弒齊人亦莫之君也
 秋公作者六以齊未墜廩齊人亦莫之君也
 喪公作者六以齊未墜廩齊人亦莫之君也
 悟而長惡不巳至齊於不道猶人止於國變為
 家氏曰齊惡不巳至齊於不道猶人止於國變為
 迄天討既為臣民所不君雖欲用然後假手之例名以也
 之曰賊以匹夫名討之有則可欲用然後假手之例名以也
 稱人曰賊以匹夫名討之有則可欲用然後假手之例名以也
 去其官則殺而但夫名討之有則可欲用然後假手之例名以也
 陳陀夏徵舒晉討里也之經書有罪也注氏曰春秋之例名以也
 蔡般是也州舒晉討里也之經書有罪也注氏曰春秋之例名以也
 蔡般是也州舒晉討里也之經書有罪也注氏曰春秋之例名以也
 惠人楚人也州舒晉討里也之經書有罪也注氏曰春秋之例名以也
 利其所為使君而無臣子國衛人皆以討賊之辭也弒君
 故以其國為大夫復為而文夫既衛疾又因以殺之非討利也
 也故以君之名殺而為文夫既衛疾又因以殺之非討利也

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討賊之例也○劉氏曰無知弒君以知其位不可復氏公子有齊人又無知弒大夫而以殺大夫之例賊亦不煩再氏國又無知弒大夫而無知弒大夫之例之解之穀梁說其器反公穀作暨

公及齊大夫盟于訕

左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易為與大夫盟也若衆然穀梁然則何以不名為大夫其諱與大夫盟也納子糾也然公不及大夫大夫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魯也魯也魯魯地
及者內為志盟蓋公意也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張氏曰大夫一齊之太宰稱表異之故不名大夫曰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
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張氏曰大夫一齊之太宰稱表異之故不名大夫曰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

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淨不以權通禮君前臣名齊無夫不名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趙氏曰讎言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高侯及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處父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劉氏曰仲尼正怨之處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而德莫重乎君國子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之德報德朱子曰直報怨者不當報則止私害公不以曲者當然聖人之直當報則使人不忘報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乎君父之讎言有不得報者而伸夫忠

臣孝子之心也若父於其讐亦將有之忘德誠不若
忠且厚之矣而於君或曰君父之讐亦將有之忘德誠不若
恃天之理乎曰周禮有曰殺君父之讐亦將有之忘德誠不若
報之者當也春秋報讐不當而受誅者復讐可也此不當
當報者當也春秋報讐不當而受誅者復讐可也此不當
氏曰莊公素無報讐之念而自以是出於所謂直也此不當
援君之德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其德而報也此不當
為德也為使莊公之賢而伐之斷其不為桓公之罪以謀沒
知亂也伸大義而伐之斷其不為桓公之罪以謀沒
衆擇公之賢而伐之斷其不為桓公之罪以謀沒
夫春孫之賢而伐之斷其不為桓公之罪以謀沒
夫盟而孫之賢而伐之斷其不為桓公之罪以謀沒
不能納於事也及者蓋曰深疾其情無於及獨於齊孫
當何惡乎不事也及者蓋曰深疾其情無於及獨於齊孫
有盟惡乎不事也及者蓋曰深疾其情無於及獨於齊孫
齊無君書齊大夫齊納惡內也按晉公大陵李氏曰春秋於
公之無君而書齊大夫齊納惡內也按晉公大陵李氏曰春秋於
書大之嫌而趙盾之專可知其書晉公大陵李氏曰春秋於

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強諸侯皆以此盟也大夫不
名疑社氏以是又曰盾之強諸侯皆以此盟也大夫不
程子胡氏以是又曰盾之強諸侯皆以此盟也大夫不
白公之糾為兄故亦以出當立若程子為襄公無子知弒小
而終以糾為兄故亦以出當立若程子為襄公無子知弒小
之而糾為兄故亦以出當立若程子為襄公無子知弒小
糾為兄故亦以出當立若程子為襄公無子知弒小
子小之糾為兄故亦以出當立若程子為襄公無子知弒小
其說白之繫齊管仲之不當死魯之義忘親釋怨皆得
美其說白之繫齊管仲之不當死魯之義忘親釋怨皆得

夏公伐齊納糾

左傳作納糾公羊傳納糾者何入辭也其言何
伐而納糾者何入辭也其言何
稱公納糾者何入辭也其言何
後公納糾者何入辭也其言何
而公納糾者何入辭也其言何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齊小白入于齊

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亦藉所以然
言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
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
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前漢書韋莊南厲王傳王驕恣不法
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則何以不稱公
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
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
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
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
其言固出於薄昭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
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

仲之言斷而蓋聖人罪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於義而桓公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氏注小曰桓公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稱入為篡皆謂以齊桓公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子白次子糾亦謂以齊桓公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謂言然今考以經考白據左傳桓公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可考然今考以經考白據左傳桓公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赤則不繫曹則經考白據左傳桓公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納則不稱子之辨也度之忽糾其為小之白諫兄太史公謂
也糾不稱子之辨也度之忽糾其為小之白諫兄太史公謂
立而糾不稱子之辨也度之忽糾其為小之白諫兄太史公謂
氏不糾不稱子之辨也度之忽糾其為小之白諫兄太史公謂
君事不糾不稱子之辨也度之忽糾其為小之白諫兄太史公謂
讐而納其公也况夫明納則小捷蓄齊則鄭忽而書繫曹而
敗而納其公也况夫明納則小捷蓄齊則鄭忽而書繫曹而
齊納子糾既絕納而罪惡著矣堂胡氏曰正卒至公而為
象之故子糾既絕納而罪惡著矣堂胡氏曰正卒至公而為
尼為此懼一書再書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加貶仲而
以著其釋然忘讐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加貶仲而

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捷菑同公之伐載
典亦書納納饋饋無親之罪大也則饋得書世子而
糾亦書納納饋饋無親之罪大也則饋得書世子而
糾亦書納納饋饋無親之罪大也則饋得書世子而
糾亦書納納饋饋無親之罪大也則饋得書世子而
糾亦書納納饋饋無親之罪大也則饋得書世子而
糾亦書納納饋饋無親之罪大也則饋得書世子而
糾亦書納納饋饋無親之罪大也則饋得書世子而
糾亦書納納饋饋無親之罪大也則饋得書世子而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

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十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傳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何
以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按在此戰于乾時公
喪戎路傅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
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
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
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
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何
以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按在此戰于乾時公
喪戎路傅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
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
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
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
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

為比以示禁矣汪氏曰沙隨公十六年昭公十二年

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志親釋怨

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

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微者及之戰不待考以著

公志在於納糾而不戰於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

書敗外師者八言敗矣故獨此升陘皆不言敗績為與讐戰之

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獨此升陘皆不言敗績為與讐戰之

微意績猶不以為辱耳抑揚詳畧之際皆聖人之故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讐也請受而殺之及堂阜而脫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讐

也魯君使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也

取者不義之詞說文取捕取也謂義前書納糾不

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

殺也雙峯饒氏曰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

以殺之明其不當殺或奪或子於義各安春秋精

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

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子

亂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

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不仁心防後患意

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汪氏曰按通鑑宋高祖劉

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曰桓公殺子糾而奪魯君之國桓公之罪也

冬凌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凌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

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

不足憑而况洙乎書凌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

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

有畏齊之心故凌而深之魯道也魯雖殺子糾猶

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書此

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如是民於無益古人之微

土網繆庸戶之意不產晉之陋也至氏曰隋有季

梁楚不納子糾而不知義洙水近在城北而勞民

末務特見戲耳注氏曰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

丁酉 莊王十年 桓二 魯縉二十一 衛惠
子儀十 曹莊十八 陳宣九 杞靖
二十 宋閔八 秦武十四 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御人曰肉食者
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人乃入見問
何以未戰公曰弗從也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
對曰未戰公曰弗從也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
必以對曰未戰公曰弗從也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
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

笑齊師敗績公將馳之
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氣也鼓作氣再而衰
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日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
詐戰曰敗不勉氏曰

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
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
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
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
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書戰惡詐戰也

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陣
相向以決勝負或軍無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許
而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外以詐謀者八
公之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外以詐謀者八
一公之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外以詐謀者八
不之責猶中國之也至於夷狄之不可伐者常法
許則其罪深矣何經書內於夷狄之不可伐者常
而莊公其罪深矣何經書內於夷狄之不可伐者常
公與之即國為初敵善矣索敵幸其習於詐者一
再於詐何功則為善矣索敵幸其習於詐者一
其祖詐何功則為善矣索敵幸其習於詐者一
師非敵讐也○於敵讐矣索敵幸其習於詐者一
之注齊人難成○於敵讐矣索敵幸其習於詐者一
故以未陳為難成○於敵讐矣索敵幸其習於詐者一
所載者當正不雜記為據
曹載者當正不雜記為據
曹載者當正不雜記為據

二月八日侵宋

此書侵之始公羊傳為或言入侵或言伐圍不戰時此言其故何而乃其言曰此書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戰時此言其故何而乃其言曰齊又退侵宋也穀梁傳曰齊以乘勝侵宋皆召兵未嘗道非保國之師以謀也宋張氏以許以莊公以乘勝侵宋皆召兵未嘗道非保國之師以謀也宋張氏以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

其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成之也穀梁傳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宋強氏曰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也書盤庚注自祖乙都於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趙氏曰徙而臣懷安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于河水盤庚欲遷于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父宅之田里新徙之蓬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畫遷不

再貶而惡已見矣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亦亡矣宋閔所為如此閱三載而見弒於賊臣豈

不曰天道好還哉或曰或問聖人惡人遷國序書何
取或介乎大國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矣或介乎大國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閱之或介乎大國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猶有之或介乎大國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無宿齊國矣則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州也刑皆以儀紀邢部書遷國邑也強遷之而取者七宋
自來皆許為自遷為帝許也然惟刑者蓋自容於城蔡而
所遷蔡許為自遷為帝許也然惟刑者蓋自容於城蔡而
義春秋二國也刑則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善者歸齊于其地而絕之則
非而臣未失其說亦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因穀梁因未失其說亦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取許氏因未失其說亦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而許氏因未失其說亦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猶有許氏因未失其說亦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無遷國矣則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紀陽降朝等皆可遷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

乘繩證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齊門出蒙皐此敗也
先犯之公從之擊之敗之宋師乃還公羊傳
其言次于郎即何伐也敗之伐則其言次何齊師乃還公羊傳
戰故不言伐也疑戰也疑戰而曰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與
我故不言伐也疑戰也疑戰而曰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與
地也

齊宋輕舉大眾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
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
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
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國稱師他境據即

捷

乘丘皆魯地報復齊報長勺戰而止公侵不以其事
氏曰齊欲窺利乘其便決其攻取之意使人之國而
名所出計詐利以自決其覆滅之罪也百姓父老誠
憂恐沒此君貪利奉辭令以止齊之師齊人誠無
幸用詐謀推忠信亂安國便此民不益且師去能
矣其所謀以君忠信亂安國便此民不益且師去能
得一時之勝而忘亂世之慮此民不益且師去能
禍李答敗次者不義勝者不道交幾於勇也
陵李答敗次者不義勝者不道交幾於勇也
也不得志於魯晉拒始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
師未以有書曰其言宿桓公所以甚及之而伯
會不可至郵會侯者桓公所以甚及之而伯
用齊桓之難書楚於諸侯未得志於魯晉拒始
志齊伯知之誰書楚於諸侯未得志於魯晉拒始
焉可以伯知之誰書楚於諸侯未得志於魯晉拒始
不苛於楚是人心不荀於厥緒以是志故書魯而
有往之矣齊楚一變至人心不荀於厥緒以是志故書魯而

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馬以千
敗績公孫而佐車授之也則雖能勝宋曾亦於乘其
秋所以目戰故言能敗之也按經文實未伐而羊云齊與
伐而不與戰故言能敗之也按經文實未伐而羊云齊與
不言爾又何假言次廬於明之侵而齊之實則齊始於
糾之明乎宋何假言次廬於明之侵而齊之實則齊始於
宋以圖納宋之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實則齊始於
二案說兼用乃備心幸所中反舞毅作武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羊以蔡侯獻舞歸

此將歸過蔡始左傳蔡侯曰吾姨也娶于陳息侯亦娶焉
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于莘以求救於蔡而弗實息侯聞
從之秋九月楚文王伐我于莘以求救於蔡而弗實息侯聞
荆者何州名也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若名何州名也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曷為

梁傳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也何為狄之何為侯之何為甸之何為男之何為采之何為衛之何為蠻夷之何為鎮之何為藩之何為采之何為衛之何為蠻夷之何為鎮之何為藩之

於王封熊繇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

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蓋就日而

取者薛氏曰以蔡侯獻舞歸何執之而不獲也侯

不言執不與蠻夷也臨川吳氏曰蔡侯為荆所獲而以

之歸留于楚九年卒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

至莊公十九年卒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

將胡豹曹陽知益之類是矣注氏曰宣十五年歸定

四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歸定

定十四年歸哀八卿以卿子益來伯國君死社稷正也

陽歸哀七卿以卿子益來伯國君死社稷正也

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虞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

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注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

孽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是以獨假之爵而不

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此

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

溢之行也劉氏曰楚祝融與夔之中國冠其上世有元德顯

稱王故夷狄之功通於周室與夔之中國冠其上世有元德顯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諸侯不生名而書之則以歸責其不死政位不稱師與

書蔡與齊魯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
經書之始也吳敗夏之頃胡沈蔡氏曰許師于莘則諸
夏之亡者寡矣故書楚滅蔡而敗始不書春秋言蔡以
馬自會于鄧雖諸侯懼楚滅蔡而敗始不書春秋言蔡
敗舞歸於是始書申侯懼楚滅蔡而敗始不書春秋言
徒敗馬歸於言以歸楚則蔡服也國之敗敗蔡師以歸
變也廬陵李氏曰楚文王立於楚也國之敗敗蔡師以
承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為漢而母外有令尹尹闢是時
教不屈重等為之臣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其莫
矣莊之十年而三男伯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其莫
方謀魯以圖伯王而所東而荆亦消長於楚是以楚勢
蔡皆以昭伯親成而所東而荆亦消長於楚是以楚勢
知者夷伯事而所東而荆亦消長於楚是以楚勢
十有二年始無王也故書之執下無禍其春則楚者無
楚元荆始無王也故書之執下無禍其春則楚者無
於楚元荆始無王也故書之執下無禍其春則楚者無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隨王恭詹熊渠畏其
去王號即此自立為武王隨王恭詹熊渠畏其
不聽乃自時也公穀子文王隨王恭詹熊渠畏其
其本號後改我則今考禮書謂荆以州舉杜預謂荆
則荆改號楚已或考禮書謂荆以州舉杜預謂荆
申稱滕申即楚也或考禮書謂荆以州舉杜預謂荆
楚受之自申息諸國既亡之陳蔡其故小爾而仍稱
于楚者三且見滅而書存蔡始之君自獻舞已降而
之楚者三且見滅而書存蔡始之君自獻舞已降而
陳聖人蓋傷之也伐之書楚患始之君自獻舞已降而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也齊侯之出也譚不禮焉及其
子奔莒同盟故也齊侯之出也譚不禮焉及其
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譚不禮焉及其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

書師夫以五伯三王之罪人乃以其師于莘以蔡
 惡惡之歸師亦或譚譚子秋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師而惡譚譚子秋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
 為耳不待師而自見國直書成者罪則來黃者
 甚於見庸者言力屈而凡死也如書成者罪則來黃者
 頃江六君當入此例呼也書成者罪則來黃者
 巢不書且責其不入死此例呼也書成者罪則來黃者
 也凡書成如書成者罪則來黃者
 其復之志非如書成者罪則來黃者
 又變例也胡以偏陽而歸不書成者罪則來黃者
 其罪也陳無君也夔一戰而無罪也故詳錄之左氏
 書所奔也胡以偏陽而歸不書成者罪則來黃者
 屈節也師曰胡氏皆用不名無罪也故詳錄之左氏
 曰節也師曰胡氏皆用不名無罪也故詳錄之左氏
 同力也師曰胡氏皆用不名無罪也故詳錄之左氏
 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逐而不有也
 戊午年十有一年衛桓公卒十七年蔡哀十二

清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
 春王正月
 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十七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

左傳夏五月公敗宋師于郟陳未陳而
 薄之敗績得馬穀梁覆而敗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師敗績于其穀梁覆而敗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敗也宋萬之獲也杜魯再勝魯地張氏曰宋師再
 氏再敗兵禍旋不及其魯魯再勝魯地張氏曰宋師再
 矣書曰宋既敗而魯魯再勝魯地張氏曰宋師再
 與長勺義同廬陵李氏曰魯敗宋三惟此書日穀梁
 有說亦義同廬陵李氏曰魯敗宋三惟此書日穀梁

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
 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
 之象禮士昏禮賓出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
 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
 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
 反于虞使書堯典注嬪婦也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
 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詩宋子傳肅敬也雍和也言此何不肅而敬不
 雍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貴盛如此而不
 敢挾其貴以驕且其夫家故見其車自秦而後尤
 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自秦而後尤欲尊
 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
 未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王之始謂
 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使諸侯同姓者為長公主

諸王女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
 為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
 條奏世務指此為失前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上
 則國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
 樂王固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許六友其子舅
 姑不敢畜其婦汪氏曰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原
 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入倫悖於上風俗
 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
 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
 主齊昏故重而重見之至氏曰主襄公之昏其罪
 大故書之詳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略其罪
 曰王姬即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魯於齊為讐然
 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已
 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

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婦
禮不可紊也注氏曰後世尚公主者極有無名而勢
道之風莫不庸如氣無所逃訴故尚晉人有無事取
屈於崇貴吞悲朝其僕隸則甚江教尚臨海公主書
官表有之說至六朝甚於僕隸則甚江教尚臨海公主書
婚表有之歸與制相甚於僕隸則甚江教尚臨海公主書
公穀皆之歸與制相甚於僕隸則甚江教尚臨海公主書
梁他處即云志其過我者

附錄左傳乘立之役矣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
教子今子魯四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己五年崩十有二年齊桓四晉緡二十
邾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之國歸吾婦公

公羊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
歸女也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
故如紀字何氏曰鄆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鄆者紀侯
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
鄆歸奉其祀也注氏曰叔姬伯姬之姊然諸侯
姬維媵妾當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
奉紀之祭祀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
矣不歸于魯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母所謂
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杜氏曰叔姬
終婦道故繫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注氏曰
禮有故史冊錄之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

書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
死其妻守義父母共美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為
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
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
妻爽弟文叔蚤死家欲嫁之曹氏無遺類君
止常依爽文叔曹氏蚤死家欲嫁之曹氏無遺類君
其意沮使人風為令女以刀斷鼻或以曰夫家夷
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終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
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因叔姬之國耳試以明季
以鄙入齊非利也春秋因叔姬之國耳試以明季
當絕之危折也利也春秋因叔姬之國耳試以明季

者伯事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變不以其國之存亡
志故叔姬見之春秋其易身不易節曰叔姬存也
貞於叔陳氏曰善辭亡秋是為紀之書紀叔姬存也
國滅而復見曰善辭亡秋是為紀之書紀叔姬存也
書陳災○劉氏曰善辭亡秋是為紀之書紀叔姬存也
謂喜紀者乃言也何人故不紀其家可歸乎紀叔姬存也
公羊謂得紀者乃言也何人故不紀其家可歸乎紀叔姬存也
宗廟在焉義當歸也注于氏曰叔姬存也
其婦亂也義當歸也注于氏曰叔姬存也
叔所歸也義當歸也注于氏曰叔姬存也
之依與歸也義當歸也注于氏曰叔姬存也
書末甚詳非賢而得若伯姬是乎錄亦歸
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伯姬是乎錄亦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

捷公作接

仇牧

左傳宋萬弑閔公於棠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
子御說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
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
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
乎仇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
嘗與莊公戰獲乎謂不莊強矣則
後歸矣歸反為大夫於宋與公散
曰甚矣魯侯之叔魯侯之美也
唯魯侯之叔魯侯之美也
馬故魯侯之叔魯侯之美也
君弑而侯之叔魯侯之美也
其首趨而侯之叔魯侯之美也
萬宋之齒者乎門闔之仇牧以國
牧也仇也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

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
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然徒殺其身不
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
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
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
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
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
文公十八年茅堂胡氏曰董卓召皇甫嵩往見
而亡漢與惠伯同死不得其所也使知春秋之義
則不往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
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

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
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若仇
牧苟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
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
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范氏曰仇牧扞衛
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
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
其君猶士梗弁髦莊子田子方篇真土梗耳注曰董
子垂髦始冠三加會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注曰董
成禮而弁其始冠會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注曰董
死節之臣所以亂賊篡弒而將相大臣皆黨惡明
之况不行之耻如漢王莽等之事劉裕宋沈王業
之事同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沈王業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
伐之殺南宮陳以乘車輦其母一不可失之惡也
于衛萬奔陳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
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

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貴不以為辱而反
謂棄其君如土梗弁髦昭宗而莫之省乎愧矣豈非所
待其臣以禮出入後萬病其不言而肆惡古者賢
外之憂何由至哉閔公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
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德戰免罪已幸矣又
以之為大夫於宋萬有用如息胡氏皆死之說亦通
盧陵李氏曰父仇牧疑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
蓋考傳以孔父為書字疑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
皆合也

使棄婦人飲之酒而以辱革褻之北及宋手足皆見宋

按在氏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范氏曰宋父不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辱革褻之宋人醢萬然

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汪

則據州吁無知已殺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

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

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

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

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向也合

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張
曰陳容其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
其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
陳人為逆去後始得而誅也宋臣石碯討而
是為逆去後始得而誅也宋臣石碯討而
有愧矣故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
陳人一既受賄而後殺萬而葬閔公乎
矣慶父弒閔公及貪賄而後殺萬而葬閔公乎
華也里其罪而皆不殺而禮葬之則非
臣不以其罪而皆不殺而禮葬之則非
而蔡景書葬而變例而責諸侯之不義也
事之上下教文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
始於宋萬

庚子 僖王 十有二年 齊桓 五 晉緡 二十四 鄭厲

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
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
楚文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

北杏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乎舉人衆之辭也狂氏曰北杏齊地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桓率諸侯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此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

者也桓非受命之伯孫氏曰周禮九命作伯得事

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

王法也楊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

諸侯之政由文七年比杏之會始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

公為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天子之命而後稱人則此推戴

而推齊侯為伯而之罪著矣後君皆稱人則此推戴

氏曰方伯之圖之未與道絕者桓之衰晉文楚莊交

伯主之柄與天則下之流與道絕者桓之衰晉文楚莊交

侯上以圖之與天則下之流與道絕者桓之衰晉文楚莊交

少事自是命天子而後會則天立王之實符焉比事以觀

而善惡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自見矣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
 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陳氏曰春秋非
 於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師皆始伯齊也自
 文之簡曰晉侯齊侯師曰齊師皆始伯齊也自
 是無特相會者矣齊師曰齊師皆始伯齊也自
 執而獨舉齊師曰齊師皆始伯齊也自
 年不與齊桓以爵餘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北杏以平之冢氏曰齊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也周衰王綱廢諸侯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諸王政不夷行亂為事故春秋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來與政不夷行亂為事故春秋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之與政不夷行亂為事故春秋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天與政不夷行亂為事故春秋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弒君之時華兵討之則不然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糾合諸侯以圖伯也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君之亂蕭叔大圖伯也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說平宋亂遂得諸侯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名正矣然列國僅有說之能率也五族也按上年
 而巳若魯若衛若晉若齊若魯若齊若魯若齊若魯
 未三比於諸侯也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有是也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侯則非伯也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及宋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為則非伯也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而任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十行與國制以公田獵一戈之戒於商是管仲於
 笑以盡國高之利五卿始於齊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天復親自以三利於齊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之選復親自以三利於齊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征山澤各致其時於齊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幣號召天下致其時於齊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先征之反棠潛之於主反柴夫吠狗之主燕使為北伐里
 於衛使之為西伐之於主反柴夫吠狗之主燕使為北伐里

夏六月齊人滅遂

之東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陶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
東至於紀鄒有革車八百乘即至數年東南多伯者
者萊莒於徐夷吳越一戰自服左氏桓公是雖多伯者
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出三萬入五家多為略
故具於此內政之法十有五鄉為連有長帥十連為
有長十於此為五里一師四里為連有長帥十連為
御制萬良二人五鄉一師四里為連有長帥十連為
之周制師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誠簡便矣故曰
桓文節制之師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戊之穀梁傳遂國也其不
日微國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滅國之與真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
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
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
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南軒張氏曰與滅國不歆
之不忍嗟人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
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
已見可滅也伯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未至於
遂不為拓土開疆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齊桓
二滅以著齊桓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齊桓
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齊桓
聖人深責之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
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
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

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
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曰城墮
境不田管子曰許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曰城墮
陽之田管子曰許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曰城墮
不與曹子盟已盟曹子曰許然則君將何求乎曹子曰曰城墮
柯不盟始信也阿也莊
氏曰柯齊之邑也

始及齊平也孫氏曰公不及此杏之會桓公既城
地而言公會則此懼其見討故盟于此王氏曰柯齊
會本齊侯之意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
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
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樵會伐衛同圍郕
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
匪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

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
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
釋怨而平可也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
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斂所載曹子
之羊言之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
過其實耳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
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
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
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
謀始在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讐反與之
燕會又為公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讐而已既親見讐人
如此到桓公時又自報得重報之如何更責他不報
見讐有面不報也自做得沒氣勢又况齊桓公率
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

可謂得哉... 若自能此... 復九世... 公失會... 於公... 子於... 故可... 先君... 趙公... 莊公... 公羊... 胡氏... 不欲... 耳蓋... 魯信... 自求... 長諸... 勺侯... 乘故... 丘因... 之盟... 勝以... 國求... 勢地... 而或... 振公... 齊羊... 不遂... 敗以... 之齊... 則取... 怨用... 于顧... 矣公... 秋定... 則矣... 公他... 初事... 室事...

譚遠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已於歸田之... 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心矣九合之盛亦... 原於此故謂無羊... 之說不可謂無... 附錄左傳宋人背... 比杏之會

辛丑 僖王 十有四年 齊桓 六 晉緡 二十五 衛... 二十一年 子儀 十四 狄曹 莊 二十二 陳宣 十... 三 杞共 公元年 宋桓 二 秦武 十八 楚文 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眾曰某帥將卑師眾曰... 其師曰春秋之法將尊師眾曰某帥將卑師眾曰... 亦寡矣終管仲之身而後未嘗息養天厚矣惟救... 稱師不強致也至以共功而賜... 而巳不強致也至以共功而賜... 而巳不強致也至以共功而賜...

宋人背北杏之會臨川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

之蓋服仁義非誠諸侯伐宋杜氏曰經書人傳言

心故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

張氏曰簡便之規模也

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

為主將亦未嘗動大眾出侵伐注氏曰十三年

六年伐鄭九年伐衛救鄭三十年降鄭二十六年伐邢

徐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年伐鄭十七年救邢

英氏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書師救徐書則

夫其行侵蔡伐楚伐鄭獨非城師少者皆書爵則

齊獻捷書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推

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

稱人誤矣問桓公南征北伐不聞勞民而兵食足

夏單伯會伐宋

相桓公數十年未嘗動大眾出征伐亦未嘗命大夫
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年而三稱人將宋師
伐也晉伯之編有三年而三稱人將宋師少宣之
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三稱人伐之文七年伐宋宣
元年伐鄭皆連四國而三稱人伐之文七年伐宋宣
皆在貶例人鄭僖三十三國伐許宣二年四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
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輦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
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扶又
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

伐之者齊桓公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
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
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例
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
人之情見矣臨川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方止用
齊雖不徵於魯而後與魯自遣單伯以兵往魯
曰詐既約而後與魯自遣單伯以兵往魯
師往會示從齊而後與魯自遣單伯以兵往魯
鞏會宋陽穀黨亂賊意齊桓方與會也
本國也謀後聞乃遣公羊大夫往會也
云會事之成也與公羊大夫往會也
師于周單伯會之故治尹氏單伯會伐鄭而
夫會考成况定六年十治尹氏單伯會伐鄭而
經乃會又况定六年十治尹氏單伯會伐鄭而

單伯為魯大夫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獨
其辨已見逆王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
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
稱會蓋後也

附錄左傳鄭舍我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
子瑕殺鄭南門下及其請納與之而厲公初內蛇與
蛇闕於申繻曰南門下及其請納與之而厲公初內蛇與
問於申繻曰南門下及其請納與之而厲公初內蛇與
取之妖由人與也無罪殺焉妖不之自原繁曰棄常則
妖與之妖由人與也無罪殺焉妖不之自原繁曰棄常則
許之周有常刑既伏吾罪與寡伯我而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

何貳非心貳公父許貳妖取問蛇子附錄左傳鄭舍我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
臣而貳天如命無之周與之於闕於申繻曰南門下及其請納與之而厲公初內蛇與
聞可乎之制苟先言夫刑既伏吾罪與寡伯我而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
命以莊公也主人又司不事吾頭罪與寡伯我而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
矣濟公之子社稷宗祀寡人有憾焉對曰寡人先君無桓伯
乃事之君子儀在國社稷宗祀寡人有憾焉對曰寡人先君無桓伯
縊君其猶在國社稷宗祀寡人有憾焉對曰寡人先君無桓伯
而若死之八十之民其有誰不為外其心先君無桓伯
之八年其有誰不為外其心先君無桓伯
人四其有誰不為外其心先君無桓伯
若年其有誰不為外其心先君無桓伯
皆矣而為外其心先君無桓伯
以謀召君者無桓伯
官謀召君者無桓伯
爵召君者無桓伯
行君者無桓伯
路者無桓伯
勸庸二何桓伯

以懼楚終錄于經則遷州來以避楚之始見于終曰
敗蔡終錄於經曰園蔡以救蔡而一蔡之始於終而中
伐吳其極衰則會召陵以蔡故馬原一蔡之始於終而中
戰吳長之形荆楚強
弱之端皆可見矣

單音善

鄆音絹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傳冬會于鄆宋服故也殺梁傅復同會也
鄆衛地東郟鄆城張氏曰宋公親會曾卿始與為衣
裳之會而齊侯伯畧定矣薛氏曰齊親會曾卿始與為衣
也高氏曰諸侯伐宋已春齊陳曹三國至是宋公始服而為
此會臨川吳氏曰春秋陳曹三國至是宋公始服而為
方往會也單伯復會齊宋而三國還師伐宋其及至宋境
故冬而單伯復會齊宋而三國還師伐宋其及至宋境
來會也此衣裳之會齊宋而三國還師伐宋其及至宋境
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
侯也○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伯政務商便不陳蔡曹亦
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單伯必為周
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為之飾說欲證單伯必為周

人非解經之體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
者六推單伯于鄆季孫宿于邢丘會伯主及列國其
餘若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
位左氏例以為內大夫夫可會外大夫會諸侯抗尊出
伯得魯為重不然何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
以單伯為卑然他日閱權
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八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九

莊公三

壬 僖 十有五年 齊 桓 七 晉 緡 二 十六 衛

寅 三年 曹 莊 二十 三 陳 宣 十 四 杞 一 十六 鄭

共 二 宋 桓 三 秦 武 十 九 楚 文 十 一 杞 一 十六 鄭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傳 春復會馬齊始霸也 穀梁傳 復同會也 張氏曰 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而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 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而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 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而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 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而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明宋一齊也 鄭氏曰 伯則主諸侯莫先焉此年

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杜氏曰陳而不盟以小國而為三恪是故齊桓自此年霸楚亦始在強陳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襄陵許氏曰鄭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失夫八復啓越境之恣遂成如莒之燕氏曰文姜不齊八年矣至比復惡於襄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欲求魯之故而不鑑覆車之轍豈未聞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作兒

左傳諸侯為宋伐鄭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

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附庸不則服與宋序齊為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為道而存鄭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

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春秋左傳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之間而侵宋張氏曰間諸侯伐郟而侵宋

侵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鼓

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

師曰侵陸氏曰九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

類皆用大帥而左氏之說則齊侯晉侯無名行師曰

矣亦有稱伐者豈是精者曰鐘鼓以謂左氏之例非

則公羊云捕獲者曰侵至破者曰伐以謂左氏之例非

室伐樹木壞宮室又曰伐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牛馬曰

此暴亂乎則知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

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

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

在京侵亂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氏曰

入其境而兵以爲無名行師可乎注氏曰陸

罪名但行殺掠非謂師出無名然則或曰侵或

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

鳴鍾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

臥鼓出人小意兵法所謂奇也國語伐備鍾鼓聲

為擊事也注氏曰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

非係乎其事之得失以是為褒貶也然有當書

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例也盧

李氏曰按左氏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傳瑕純
子儀而納之厲公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猶在
位八年矣而謀焉君者庸非或乎莊公之事君其
有八人若此觀之則忽行路勤或死而可以濟之
多也齊桓若不為伯明大義告諸侯雖死而公之
而之會及豈不為覆三國之光哉不侯聲厲公篡奪
足而旋有鄭詹之執也既伐之又不比之顧首列于
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既伐之又不比之顧首列于

冬十月

癸酉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年
癸酉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年

共蔡七鄭厲二武公稱三十八年
共蔡七鄭厲二武公稱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鄭之爭鄭於是始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
背鄭之同張氏曰伐鄭許不桓桓諸侯伐鄭宋故也
侯之鄂心未為一也襄陵鄭許不桓桓諸侯伐鄭宋故也
國之諸侯定矣為一也襄陵鄭許不桓桓諸侯伐鄭宋故也
據以侯定矣為一也襄陵鄭許不桓桓諸侯伐鄭宋故也
舊惡請于王以昭正其罪死宣示為庶齊始得返國
而伐鄭非名也注齊氏曰罪死宣示為庶齊始得返國
徐皆以齊序宋下齊氏曰罪死宣示為庶齊始得返國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伐鄭及櫟為不禮
故也蔡氏曰自櫟入緩告于楚伐鄭及櫟為不禮
蔡師之十一年又入蔡今復齊方桓公不患矣十
不詳書之蔡以累桓也汪氏曰齊之方桓公不患矣十
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其衝則可以要害尤在所先中
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其衝則可以要害尤在所先中

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見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
楚者二十春秋及備中國以見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
伯未定楚威後受兵及備中國以見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
十餘年而後受兵及備中國以見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
國患矣盧陵李氏曰鄭威不輕用如已至是始為中
而國領之華後南左洛右樞紐也故魏而食秦得實春
秋要領之國而南左洛右樞紐也故魏而食秦得實春
終春秋為伯主之輕重焉又曰經書魏而食秦得實春
年楚人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
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
年十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

附錄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
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日良
月也成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下公數有曹伯

梁傳同盟于幽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也杜氏曰言同盟也同尊周也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
宋地薛氏曰許男盟服異也先乎曹滑大也非禮班之
序也桓公倡伯而亂周班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陳氏岳曰凡空書會某侯
明矣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
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莊氏曰據十其
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
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陳氏
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
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
下而聽於一邦也齊桓之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
古未之有也其始書也曰同盟天下而聽於一邦者
與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臨川吳氏曰齊自北
而巳矣內不言公諱之也臨川吳氏曰齊自北

必能備天子之禮也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安得用
天子冬見曰國相與盟乎止莫適為主而然前此
惡曹後此郭陵阜融皆莫適為主而然前此齊桓
謂不謂業未盛業既衰則謂其不專主盟也或齊桓
盟之不可謂始終業未盛業既衰則謂其不專主盟也
於書同則盟與不書同盟也自右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
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
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讐
盟誤矣公可事齊不增不書公以著疑焉果以
桓為讐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曰霸
者合諸侯而同盟外示同欲而出於中心之成者
蓋寡先儒謂盟其反覆而書同盟而反覆者

桓平丘為同盟之終而晉則始而魯則失信於齊
皆反履之易見也終而晉則始而魯則失信於齊
不當先諱公而見也終而晉則始而魯則失信於齊
詹公之失則信而實書春秋者諱魯與齊不書鄭
莊公之失則信而實書春秋者諱魯與齊不書鄭
之罪不其顯而所以公之者使若同諱魯與齊不書鄭
後識其指歸安可謂不當先諱公乎公及前筆則一
隱公而去其族齊無知未特書歸公而弟季子翬未
叔姬全節守義以妾媵而未特書歸公而弟季子翬未
不書出奔皆所以詳本末而垂法歸公而弟季子翬未
公狄仁也朱子於綱目書魏荀法未贈司空梁文而
○趙氏曰穀梁云不言之豈非魏荀法未贈司空梁文而
公與齊定賤責未嘗有阻於外察公一疑之遺意乎
直夫與齊定賤責未嘗有阻於外察公一疑之遺意乎
是也晉靈伯一齊桓伯二此年幽二景伯七年馬陵
二年清丘七年文斷道成五年城是也景伯七年馬陵
年滿是也晉厲伯二成五年城是也景伯七年馬陵是

也晉悼伯四成十八年虛打襄三年鷄澤九年
十一年毫城北是也胡氏有平各一襄二五重
十三年平丘是也而欲之除于蒲毫城北惡其
者有惡其反覆而欲之除之為周外其餘曰同
其餘皆可入也除二幽為尊矣梁有餘曰同
也例外楚不除以同幽為尊矣梁有餘曰同
之例矣但不可重丘平斷道亦書同此公羊
雞澤雖無貶而成同重丘平斷道亦書同此
于戲雖無貶而成同重丘平斷道亦書同此
心為善無必成同重丘平斷道亦書同此
皆盟有通善無必成同重丘平斷道亦書同此
受命之禮假見於盟之禮為壇記方明為也
同盟之禮假見於盟之禮為壇記方明為也
始伯也張氏因其說之禮為壇記方明為也
考禮尊德以事天制率是禮而後諸侯是以
無王之霸業定因率是禮而後諸侯是以
以事而霸業定因率是禮而後諸侯是以
善惡則各事自欲制率是禮而後諸侯是以
一說也但施其清左大夫之說不取然亦見
城及毫北下又曰左大夫之說不取然亦見
幽及毫北下又曰左大夫之說不取然亦見
齊皆微者獨程泉為諱公報梁以會杜氏去公
以與年新是而

著疑于齊為內之甲者程泉又趙有公羊於
會皆經有公字三家之異如諱與趙胡氏齊
左氏經有公字三家之異如諱與趙胡氏齊
諱公與大夫盟則三會皆為諱與趙胡氏齊
三公失信于齊為諱與趙胡氏齊
初與盟不言公與也諱與趙胡氏齊
皆公與也胡氏陳初為諱與趙胡氏齊
之公與也胡氏陳初為諱與趙胡氏齊
去公與也胡氏陳初為諱與趙胡氏齊
矣燕說以見之而說者以魯疑而不會則又
矣燕說以見之而說者以魯疑而不會則又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命
進其爵社氏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命
為諸侯高氏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命
五里則高氏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命
有功王則高氏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命
著之陳氏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命
狄之物諸侯猶稟命於天子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為晉侯詩人為之賦無

附錄

而弗報故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

復王之而

甲辰年僖王五十有七年卒衛惠二十三年薨

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十五(陳宣十六

春齊人執鄭詹

左傳鄭不朝也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

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

書齊人執鄭詹惡聲齊之詞也齊之詞也執詹書人責

使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

責也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請齊謝罪齊人執之

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

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黃氏曰即人之道身

已而得待初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己即已之道身

者而待此春秋待齊之意也齊桓其德而宋鄭於小

王伯道與大邦其力小邦齊桓其德而宋鄭於小

不德齊侯而稱人執其大非伯討鄭不朝之罪富

不賤而來之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趙氏曰

公穀皆云魯鄭之微者豈無罪乎何獨持書此佞書
特為又云以其逃求志之若執猶不見執何先書之
梁氏曰春秋未自齊也非而得宋人執鄭祭仲人者
劉氏曰春秋未自齊也非而得宋人執鄭祭仲人者
執鄭祭仲人者
是公穀皆以魯為佞人此無裾之言杜氏以稱人
為賤之殺梁文以
稱人為與齊皆非

夏齊人殲于遂

左傳夏遂國氏領氏工婁氏領遂氏製齊戊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成者何也
梁氏曰無遂則何為遂因其猶存遂人書齊人何曰
皆酒而殺之齊人殲焉齊人殲焉齊人殲焉齊人殲焉
殲書也自滅之義者此謂卿敵也

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自盡為文何氏曰稱人殺齊人殲焉
照故遣齊之民成守其地以無罪滅遂國已失遂
憤怒而春秋書此者見音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
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
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成則申胥一
身可以存楚定公四年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范增
傳楚南公曰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范增
楚人也章昭曰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范增
戶亭服虔曰三戶章陽縣比三固有是理足為強而
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劉氏曰齊
而又成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于
遂也隱氏曰不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于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其後也曰倭人來矣倭人來矣梁傳曰逃者匹夫之事也節守死以解

此陳紀叔姬存亡繼絕之意亦曰紀而書已而無遂書紀而存遂卒存此說也乃譏其不善用兵恐非教也

國患而逃逃苟免書逃以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

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

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

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曰詹為正

卿不能自辨以理取直而歸又如特書曰逃以著

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劉氏曰書逃責詹之辭

死之可矣自以為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

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永嘉呂氏曰見

罪無罪皆可知矣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

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陳氏曰外逃不書齊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

則書之逃來訊與之接也張氏曰執列國大夫夫

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國因亡逸齊

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

失節辱國之罪也為通逃主以取伐於伯主魯
之罪也汪氏曰左傳七年鄭有叔詹為政則
詹雖逃奔魯蓋不逃歸是為鄭矣而注氏曰春秋書
有逃來是為臣侯言不逃歸者為君而不盟廬陵李氏曰書
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廬陵李氏曰書
歸也君臣同詞皆匹夫逃歸也然宣十七年陳侯
逃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厚子也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
書記異也
麋鹿氏曰澤獸魯所
也多則為異何氏曰言多
也京房曰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以其又害
也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
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
稼則及人矣是也高郵孫氏曰以有為災則書有有
書則異何以

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焉氏曰聖人於災之
中各為之辨藥書多者以多為災也裴登書有者
以有為災不繫多也其有少以多為災也
於有也螟蠱之書不以其有少以其多但為災則

乙惠王十有八年齊桓十魯獻公危諸元
巳元年二十五年曹莊二十六陳宣十

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
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趙文十四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
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朔必朝有尊也天子為諸侯必朝有日
也故天子朝日始出而有朝范氏曰天子為諸侯必朝有日
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朝范氏曰天子為諸侯必朝有日
也象氏曰夜食云者必有朝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見
附錄左傳五穀馬三公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
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也其言于齊西何大
中國穀梁傳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何也其言于齊西何大
使戎通於我于濟西者大之也何也其言于齊西何大
之使戎通於我于濟西者大之也何也其言于齊西何大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
追之也杜氏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鄰先言
謀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西鄙內無戎備其為國無武備
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遠追戎危公仕櫻春秋之
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聞暇而明政刑追戎于濟公

西此固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謀而尚奇
功父固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謀而尚奇
猶父固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謀而尚奇
豈坐視之待其子也况又有不仁之心任謀而尚奇
而追則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不必遠逐者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不遠逐者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畏而遁者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之盟者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兵遠而追者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在境而追者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至境而追者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敵及境而追者不敵之追者且敵之先王之法從緩而及
取哉其已退乃輕千乘之命將出師於未至境而
明不覺其來諱之也何也其言于齊西何大
而禦公何得謂之追乎不言伐使戎通於我于濟西
公使則無公之追乎不言伐使戎通於我于濟西
公使則無公之追乎不言伐使戎通於我于濟西

有 螽又作域音或

秋有螽

左傳為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螽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

微矣杜氏曰螽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

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螽淫女惑亂之所生也陸

中投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水

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佃字農師末建中靖國時

螽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

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

應其說是也張氏曰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

受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然則

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

乎汪氏曰麋螽乃物異之美者惡者春秋書物象之應

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

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

久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汪氏曰春秋

志蟲之為害稼者也書多藥有螽有蜚有鸚鵡來巢

則不為災者以之常苟能脩德以消積變則不為

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致矣或謂螽字以蓋

皆不較之有作蟻即蟻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

曰記異書有此書有蟻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

此年有螽莊二

十九年有蜚昭二

氏

氏

十五年有鸛鳴來巢公羊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

附錄 左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閻緡尹之及文王即位而

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之其族為亂冬

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年 晉獻二十二年 衛惠

二十六年 曹莊二十七年 陳宣十八年 杞共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楚子禦之攻於津還鬻拳弗納遂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媵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娶何言遂不書此聘禮大書為命不受辭出境有可遂事此其利國也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盟也何事遂乎國重盟也媵曰陳人之婦也盟國之重也其不曰數喻惡之也程子曰鄆

名而遣使以取戾於伯主哉使何謂者街滕婦之命而
遂前漢制發兵世雖有發兵擊破矣何車後法封奉世
之曰前漢制發兵世雖有發兵擊破矣何車後法封奉世
發與湯世延壽師矯制幸得軍不為還論功匡衡為爵
以延壽世延壽師矯制幸得軍不為還論功匡衡為爵
先儒謂春秋世延壽師矯制幸得軍不為還論功匡衡為爵
類乎然考之左傳註豈事湯矯制幸得軍不為還論功匡衡為爵
盟皆出君命臨江傳註說穀非取法也今春秋公訊子綱之
而滕公之意私陳事送文而書則陳二氏使公以子結之
考命而陳書如微者矣宋微之事不勝於人皆命君而
君命而陳書如微者矣宋微之事不勝於人皆命君而
因事與齊宋聘而娶齊李氏曰晉公十三年書娶孫始於
孫如不書聘而娶齊李氏曰晉公十三年書娶孫始於
此盟而年書聘而娶齊李氏曰晉公十三年書娶孫始於
遂入鄆大夫之子遂漸然盟聘而娶齊李氏曰晉公十三年書娶孫始於
之殊要之皆不然胡遂也公羊以爲善穀梁以爲生也

實使之此

夫人姜氏如宮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輪竟非也杜氏曰非父
母國而往書姦張氏曰無復防閑之義而有蕩齊國而
入者抑又甚矣莊公於詩之所謂防閑之義而有蕩齊國而
人抑又甚矣莊公於詩之所謂防閑之義而有蕩齊國而
吳氏曰夫可知矣莊公於詩之所謂防閑之義而有蕩齊國而
至齊蓋假托人自安得襄成後八而致篡弒之禍也臨
於今如宮也父事以愚其昏儒之不出注公五年能制故
附錄左傳初不可往况往於他國乎
邊伯之宮近於姚嬖王取子國之類有寵焉
父而收膳夫之秩宮故王取子國之類有寵焉
祝田而收膳夫之秩宮故王取子國之類有寵焉
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類秋以奔衛師燕師伐周冬
類子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唯通我國也程子曰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

鄙者邊重之辭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

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

人以招寇也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送已女為勝而

罪而伐之陳亦以結滕其國人之歸而輕慢伯主

故與齊宋同與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私為公

可失功好禮之或不以結能為魯設說難之策為

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

穆之故稱公子非矣與齊氏曰結必非命卿嘉其能

公子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觀

親友賢善鄰好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准之依

為齊宋畫講好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准之依

在境外也與專命君則者異指是乃春秋與結也

豕氏曰是歲周有于顏之桓公亂不能討乃以三國伐

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亂不能討乃以三國伐

魯是春秋所責也汪氏曰或謂齊討鄭詹於此時納夫

矣○廬陵李氏曰經為鄭詹而討則不在新時與兵

哀公之編伐我三吳伐齊國書一齊伐我十不穀梁說

受鄭詹而背盟之魯雖由公罪於結重齊之忿耳魯

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宮

丁惠王二十二年齊桓十一年魯穆侯元年鄭厲二

宋桓八年秦宣二楚堵敖熊麇元年

宋桓八年秦宣二楚堵敖熊麇元年

宋桓八年秦宣二楚堵敖熊麇元年

宋桓八年秦宣二楚堵敖熊麇元年

宋桓八年秦宣二楚堵敖熊麇元年

宋桓八年秦宣二楚堵敖熊麇元年

宋桓八年秦宣二楚堵敖熊麇元年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
喻境喻境非正也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魯范氏曰夫
宮過而不改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
無禮尤甚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
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禮記經解
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閭寺
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
又作防古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字通用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言其兄而阻
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朱子曰
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公之母六人馬皆止乎禮
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
則以先王之化猶禮而畏義如此者使知男女之別
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

諺

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杜氏曰夫人父母在
卿宗國猶爾而况如魯子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
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
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視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
于防于觀又次如齊又再如魯此以舊坊為無所
用而廢之者也禮記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
而去之者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
閑之道矣臨川吳氏曰比年書夫人往它國以姦
長也今年既長矣而若罔聞知其不子也甚矣張氏曰
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行數高氏曰
春秋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行數高氏曰
其由惡以終為萬世婦人之戒汪氏曰文姜以桓

卷之九

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年矣
甚且八歲如多選美書不削雖國惡不淫
年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王宗將之供奉醜惡無取
張易之為奉哀令周賜於張昌宗將之國際慶書周以
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宮之遺音燕仲父夏鄭伯
附錄左傳春秋志姜氏如宮之遺音燕仲父夏鄭伯
入成周取其實器而還於王秋及鄭伯入于鄭
編舞鄭伯聞之見歌樂不寡人禍之也夫司寇大行焉
咎必至不舉而况敢樂乎
君為忘憂必及之願也
臨禍忘憂必及之願也
王乎魏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瘡也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大瘡也
也社氏曰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魯姓弔之也○公羊云大瘡新宮災亦是新宮瘡乎
以大火為大瘡新宮災亦是新宮瘡乎

之者其大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張氏曰齊桓於是卒攘戎狄之兵我之在徐州之域最
近齊魯故桓於是卒攘戎狄之兵我之在徐州之域最
主若周聞知鄭伯之能也命于弭兵以亂齊桓為盟
王入于自私於齊不能預也命于弭兵以亂齊桓為盟
逐利以自私於齊不能預也命于弭兵以亂齊桓為盟
蓋設也經十外伐我十有九年
兵至城下十外伐我十有九年
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我
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我

戊申 惠王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七 三 晉獻四 衛 蔡穆二 鄭

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軍二十
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者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自圍門入獲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類及王大夫鄭伯
原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
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注氏
四年稱伯會諸侯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
于鄭之後其出奔祭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
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

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
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為其為君微矣豈
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
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屈正
而不能保者之戒矣高氏曰高渠彌弑昭公立子
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為鄭伯故也永嘉呂氏曰入
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卒書鄭伯卒書鄭伯卒書
其實耳張氏曰突在公之孽子莊公既沒奪怒之
位中忽置儀之在位所以逐公之孽子莊公既沒
終能君夫篡弑竊國之不能君也論者以為突始
記其卒于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
行而世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曰婦人弗目也范氏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書地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必至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也

附錄左傳鄭伯之享王也王以為王宮于玆王與之驪公始惡於王冬王歸自驪是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乃葬緩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震而出奔周室雖棄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西巳五年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

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八蔡穆三鄭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趙者教三

春王正月肆大青

青所景反公作省

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也訊爾訊始忌省也殺梁傳肆失也青災也災其失可知九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肆青者湯滌瑕垢之稱也杜氏曰赦有罪也故赦

非制時而用之舜典曰青尖肆赦蔡氏曰青謂過

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刑則易於解卦曰君子以

赦過宥罪也罪罰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呂

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蔡氏曰刑已疑

則質而聽其贖罰疑有赦也周官同刺掌赦者之法壹

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妄鄭氏曰
 無所識則宥之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
 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不若死遺忘若壹赦曰
 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以兵失射之鄭氏曰
 間惟薄忘有在馬而以兵失射之鄭氏曰
 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反愚而凝騖童昏者
 幼弱老耄若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未聞肆大青也
 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未聞肆大青也
 青皆肆則廢天討國典
 以免矣肆春秋胡氏曰孫氏曰
 異常者也臨川吳氏曰青固曰肆大青非正也
 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其所不量於其間不一
 政數行恩宥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
 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

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汪氏曰通鑑初丞相
 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亮特有言公惜赦者
 大赦孟光青費律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
 有蜀人父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
 贊曰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其斯得
 崇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陳氏曰
 春秋之旨矣肆青而曰大青譏失刑也
 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刑
 姑息之過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列之於
 矣以從之過如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列之於
 青者過也如小惠而失大德也良善疇疴而
 氏曰穀梁也如今之嫌天子不許之弊按當時
 罪豈爲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弊母肯有
 弊自葬爾

祭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君配可以言小君也何氏曰文以姓配謚夫人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

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來姜薨于夷齊人以歸

改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末

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

可得矣陸氏曰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者之

代訛謬無別有謚非禮也夫可稱乎婦當從夫謚後

而小耳富氏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比君

取姜共姜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

別自為謚者哉夫人姜氏缺逆婦亂之人得罪於

改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音禦公穀作禦

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也云亡維以子母之故不忍桓公絕自是魯國從而效尤之謚曰文而不復繫別立謚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人之旨矣沙隨程氏曰婦人之謚從夫從夫之謚從先夫也其後或妾母借稱夫人或雖正嫡亦不能從夫謚者著禮之亂也臨川吳氏曰夫夫人之尊與君一同故竟葬一如君禮

此書專殺之始左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顛孫奔齊顛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有及於寬政赦其不問於教訓而免於罪矣地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於辱高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弓矢豈繼之辭曰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禮不繼以臣義也其書未卜其夜不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禮不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
 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謂觀國之光此利實于王此其
 遇陳有國乎不在此其謂觀國之光此利實于王此其
 伐遠而有國乎不在此其謂觀國之光此利實于王此其
 光於土自他國有光者利也坤土巽風也乾天也其
 天於土自他國有光者利也坤土巽風也乾天也其
 上於土自他國有光者利也坤土巽風也乾天也其
 王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王庭實旅百奉之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王庭實旅百奉之
 異國必姜姓也姜昌乎及陳之後也山殺則在異國
 兩其後衰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初言也公桓子而不言
 齊其未命為大夫也其政穀梁初言也公桓子而不言
 公命以執公之子范氏也其政穀梁初言也公桓子而不言
 曰禦寇宣公之子也其政穀梁初言也公桓子而不言

公子之重視大夫劉氏曰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
 者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為世子也然可稱
 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

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魯侯殺其世
 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
 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汪氏
 公子者一莒意恢稱大夫稱台氏者三十四鄭申
 侯公子嘉公子黑晉平鄭父陽處父先穀趙同趙
 括郤錡郤犇郤至胥童齊國佐高厚宋山衛元咺
 公治瑕孔達蔡公子變公下駟公孫厚山衛元咺
 洩治慶虎慶寅楚申成熊郤宛不稱名宋曹各一
 壬夫公子追舒屈申成熊郤宛不稱名宋曹各一
 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
 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
 汪氏曰稱公子者一陳御寇稱大夫稱名氏者四
 晉先都士穀箕鄭父陳公子過宋大夫稱名氏者四
 稱官者一其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
 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

良宵之類是也陳氏曰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
罪則亦稱國以殺而不其官也晉里克衛甯真
是放於傳之所戰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矣孫氏曰春秋無天之王殺大夫皆命于諸侯不得
四命也古者諸侯之殺大夫皆命于天子
大夫猶不得專殺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殺大夫
大命也大夫猶不得專殺士皆命于天子
無王其大者陳大夫皆命于天子
國稱人雖有輕重其殺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殺大夫
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殺大夫
也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士皆命于天子
者矣故劉氏說禦寇之則其所居自適嗣為一也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
爾臨川吳氏曰書時之五月首時而四說為五也象氏曰
何休云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侯音奚
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侯音奚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
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
公高傒也程子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
公蓋諱公之荀寅良夫曰按

秋畧殺者之罪也劉氏曰左氏稱殺其大子杜云
殺其大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耶

與晉悼公出長檮魯盟公相屈體而從晉悼公大夫卑弱其體出而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訊何訊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後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訊之程子曰齊疑昏故未再期而納幣後二年方也逆齊唯之也杜氏齊疑昏喪未再期而納幣後二年方也見所難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范氏曰喪婚不待貶惡絕而罪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儀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儀盟也趙氏曰凡盟不目內皆猶公也明書高儀見其抗敵之罪也高氏曰目內皆猶公也明書高儀見其抗敵之罪也

馬氏曰防盟出公來議結昏娶讐人女木惡也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而及於結盟不顧及廟不共載天之誓而此復以齊既為會盟春秋無責通者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循桓為也請昏而納幣者齊不與也盟讐人之身無他族必讐女而後娶其何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臨川吳氏曰莊公受娶母既死急於許未堅而喪制於母年長而不得而求昏自齊之許未堅而喪制於母年長而不得也喪未畢也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讐女非苟書其事者皆親也蜀杜氏曰春秋內適外曰如氏曰昏禮有六一常也納動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

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
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
也廬陵李氏曰書納幣三不文二年公子遂訊喪娶
成也八年宋公孫壽昏禮不當使公
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皆訊矣

庚惠二十有二年齊桓十五年晉獻六年衛
六年曹莊二十一卒陳軍二十九蔡穆四鄭

宋桓十一秦軍五楚成王願元年杞惠

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
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氏曰書至告于
廟也春秋以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特
之意聖人忘父讐而娶其女冒書至而往納幣以愧
也今莊公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
告廟辭示人將之意顯矣既忘桓公之行世讐復廢文姜
者五而已公親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讐復廢文姜

深切著明是而後下見社逆女皆致馬聖人之意豈不
遇伐者九皆不書至獨曰齊桓一編註公與之會盟
為娶讐女而行也鄭信公與之會盟至者此三事皆
亦不娶讐女而行也鄭信公與之會盟至者此三事皆
功壯者以謂公志其衰也壯此當於公然夫通公曰
公羊至三盟防遇如齊盟此未必然夫通公曰
至再至三盟防遇如齊盟此未必然夫通公曰
屢造於齊莊公求之如盟是尾屢為好會納幣現社逆女
又安肯答其繼淫之如盟是尾屢為好會納幣現社逆女
於其國而不取邪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
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

故不與使也莊子曰穀梁以祭叔為祭公未聘魯

其得使聘也莊子曰穀梁以祭叔為祭公未聘魯

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此奪之諸稱使者

交私作私

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
 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陸氏曰不言使者
 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陸氏曰不言使使私
 原其來意非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
 天子之命爾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
 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討而不書其爵秩皆所
 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
 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陳氏曰
 使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
 不初於天下注於喜崩祭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
 於此而王命也黨不以為訊也汪氏曰祭叔來聘之
 黨曰夫命也黨不以為訊也汪氏曰祭叔來聘之
 但曰之內國王臣也假命而王命也汪氏曰祭叔來
 伯之來國王臣也假命而王命也汪氏曰祭叔來
 魯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一也承嘉呂氏曰王臣私
 魯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一也承嘉呂氏曰王臣私

夏公如齊觀社

武氏來聘其不稱伯使來聘聘非自來也或謂祭
 亦不而言使也汪氏曰春秋使祭叔來聘而稱伯
 其君而不言使也汪氏曰春秋使祭叔來聘而稱伯
 來聘亦指公之微者爾曷嘗言君臣之詞然曰有上
 祭叔乃祭公之微者爾曷嘗言君臣之詞然曰有上
 而不言使也汪氏曰春秋使祭叔來聘而稱伯
 王使祭叔來聘而稱伯使何則王命之矣或云祭叔
 知其擅命而削聘人稱使何則王命之矣或云祭叔
 知王使祭叔來聘而稱伯使何則王命之矣或云祭叔

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
 以訓下之則志財用之不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
 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率者必書而後嗣何覲
 習之非君不舉矣君率必書而後嗣何覲
 公羊傳何君不舉矣君率必書而後嗣何覲
 公羊傳何君不舉矣君率必書而後嗣何覲

社也無事不出境程子曰昏義尚疑故公以
 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益齊難之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木公之法而觀
 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
 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
 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何氏曰社者土也
 物居人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報德也天地之
 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言現社感春秋而報德也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陳氏曰諸侯非享
 禮也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而土宇之常事非
 禮也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而土宇之常事非
 按襄二國之君往現社者如齊而使客現社蓋何
 因祭社則為名以齊社考示威衆而聚人以是行
 得託此為名以齊社考示威衆而聚人以是行
 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核曰穀梁人納幣而
 要其從已出此誨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而
 以現社再出此誨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而

外社稱如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
 其行悉書皆是非其竟內不治亂係焉如齊納幣則見
 動也舉也
 附錄左傳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為曰去富
 與群公子謀諸

公至自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
 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現齊社何也守其禮而有常度
 哉况公之意以現社為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召亂
 必矣所以危
 而書至也

荆人來聘

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
 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現齊社何也守其禮而有常度
 哉况公之意以現社為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召亂
 必矣所以危
 而書至也

楚交中國始此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

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

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書荆子使

其來聘君臣同詞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何氏

曰春秋主魯因其始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

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始稱人也稱曰以其慕中國

少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

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吝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

曰明聘問之禮非夷狄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

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

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

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通鑑唐德

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春秋謹華

夷之辯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楚徐越曰吳

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稱王楚後稱王上

吳越因遂稱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稱王

然上均推之與中國等下不使與稱也故夷狄之

夷使均推之與中國等下不使與稱也故夷狄之

稱使均推之與中國等下不使與稱也故夷狄之

而稱使均推之與中國等下不使與稱也故夷狄之

姻鄰無聘於是始蓋何荆之也桓君也春秋未聘

鄭也者無聘於是始蓋何荆之也桓君也春秋未聘

皆謂稱而聘使之也張氏而荆之先諸侯五年來

椒交中國始所以至魯之用或謂春秋其義而書

而楚子使遂罷蓋始而聘則嘉其義而書楚人既

存講盟予其遂罷蓋始而聘則嘉其義而書楚人既

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義

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義

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義

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義

義而稱君稱臣雖曰進之而聘止曰漸盛之勢也見
於言進之表矣然楚之聘也蓋不可言來聘故
謂之荆人持比於實則舉號則其稱國既曰耳人則謂之
甲者持比於君同辭則止其辭未詳耳則謂之
臣同辭比於君同辭則止其辭未詳耳則謂之
書楚子使盧陵李氏曰則止其辭未詳耳則謂之
其詐聘魯而旋有伐鄭之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
蕭之役秦人歸常來聘而鄭師介朝魯而假以漸行也
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此故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馬爾遇者志相得也張氏曰為
昏姻而齊難之也書此所以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簡
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簡
禮而為此會也
胡傳義見盟處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不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
爵命者其不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
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
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木夫宗婦覲而用
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
皆受之於廟以重見曰朝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
是委之於野矣外朝則禮不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
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
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孫氏曰諸侯相朝非禮也朝
故曰蕭叔朝公以交凱之內猶曰不可况朝于外乎

也非彼又宋胡忌聘氏聖不室有不也乎受之叔義猶
所言曰桓氏以也遇公特於魯人於氏始故非公非其
所蕭叔之入○廬則幣而朝今如廬將肆公乎張而肅敬
此不朝蕭國附李叔朝則而公妻下諸弔把氏曰不之祭
言公叔庸氏稱曰蕭此叔聘來私禮而與妻於朝魯之正
所與大庸氏稱曰蕭此叔聘來私禮而與妻於朝魯之正
者僖公之功馬正義封以蕭皆得還則之朝吊於罪之臣
天王所人義封以蕭皆得還則之朝吊於罪之臣
下為其非地為一附宋為不荆也禮則諸其則臣
家無適而也庸邑名復人高故為其則臣

秋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公羊傳何以書訊何訊爾丹桓
宮楹非非禮也何氏曰楹杜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
示以夸大禮也何氏曰楹杜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
也魯子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
此盟日者前公貳者非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
尸女也公急棄國政比行犯禮曰觀無事之曰桓盟不日
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矣霸主降心
莫重於此鄭地在榮陽卷縣西北孫氏曰扈齊地
杜氏曰扈鄭地在榮陽卷縣西北孫氏曰扈齊地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禮記昏義娶廢人禮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知人而國不可君之昏娶不可以年二十重昏嗣也父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求娶而師錫帝妻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末姜所制使必娶于

母家孫氏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

昏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喪未終始

齊納幣而後娶之速也陳氏曰莊公制於其母必

於主也而後娶之速也漢惠帝制於呂氏立其母必

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

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也

日至此又盟以結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

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

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地而曰越禮要盟遠至臨

而後許也夫速昏者求則求不可則已許要其

其可則許不可則許不可則許不可則已許要其

而公遺親納幣是自與齊高俸盟以昏求以媒約

末諾則又往現社以請現社以請而循末諾則又

循末諾則又往現社以請現社以請而循末諾則又

循末諾則又往現社以請現社以請而循末諾則又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莊公四

辛惠王二十有四年齊桓十六晉獻七衛

亥七年曹僖公赤元年陳軍二十二蔡穆五鄭文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左傳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不共也後惡之桓宮刻桓宮楹非禮也乃

非正也刻桓宮楹丹桓宮楹而加言桓宮以惡莊也

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甚難之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傳以義如哀姜之不終也宜哉○注氏曰諸姜皆不謂莊公受制於母俾娶讐女今考莊公以文姜後求昏於齊自盟防而會遇者三自納幣而如者三汲汲於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補宮以誇其配使莊公果以文姜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不能自克耳非迫於義而不敢違也○盧陵李氏齊桓之編會盟惟此盟及葵丘書曰此盟公羊為危之范甯以為喜之二說各不同穀統曰傳此日者喜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德既盛與結盟同德有危故范氏以為臣子所慶而詳之也然以上文三書至之法視之則公羊說亦是公知雖以日而示奇粹皆不

葬書莊公

有父人知有父而復其父之從出而祖焉
始祖焉皆為高祖而復其父之從出而祖焉
享禮不自天子之廟以公侯之廟為之制宗廟而
公禮之不以父之仇又狗母之為侯也夫禮之制宗廟而
不禮也既不又狗母之為侯也夫禮之制宗廟而
悖禮也既不又狗母之為侯也夫禮之制宗廟而
悖禮也既不又狗母之為侯也夫禮之制宗廟而
制年而盛宮飾無有悖禮也既不又狗母之為侯也夫禮之制宗廟而
親廟新宮飾無有悖禮也既不又狗母之為侯也夫禮之制宗廟而
主其未入切近也災言廟切宮近以罪惡莊稱故宮則固已矣
宜其不入切近也災言廟切宮近以罪惡莊稱故宮則固已矣
新宮也

公將迎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杜氏曰刻鏤也
於鏤斷之外又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章心
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
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
楹刻稱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
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
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
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
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
以惡莊為後鑒也王氏曰桓以黜聖稱以斷鏤皆
矣曹用天子禮樂而莊公又過之以夸示仇女至
人備書而惡自見矣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傳親迎桓事也志何也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曰逆女例五已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曰逆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陳氏曰親迎女不書唯莊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

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如魯姓他國婚合禮者皆不書

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臨川

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二年而後得親迎非常而書故致之身示莊公思偶之合而哀讀葬以之詩而哀痛終不其身莊公思偶之合而哀讀葬以心也至齊而痛終不其身莊公思偶之合而哀讀葬以則未其親納幣而娶二女公書惟詳公而納其幣則親而國昏也桓文宣公逆幣逆女合禮則不書矣陸氏曰亦公羊云齊親迎也蜀杜氏曰公則不書故知穀梁曰公羊云齊親迎也蜀杜氏曰公則不書故知穀梁曰公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贊大夫者王也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禮也然則曷用幣也禮大夫之妻也宗婦則凡宗族之公事曰見私事曰覲反禮也男子蓋主婦在其中矣公事曰見私事曰覲反禮也

女不能知愧而見于廟彼丹楹刻桷崇者麗以誇示之受馬耳高氏曰夫使婦人于廟倫之見本穀梁所以謂宗廟有弗敬備然後夫欲責其孝則彼寧賊於我臣子之所疾也齊欲責其敬則我當以當義夫彼之鬼神之職矣○所棄也氏曰公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贊以見

杜氏曰郊迎明大夫執贊以見故著其明也

宗婦大夫之妻也杜氏曰特姓饋食則宗婦統於高

婦此曰宗婦則凡宗族之公事曰見私事曰覲反禮也

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夫人不可

幣何以書男贊大者王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曰公侯伯子男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禮記曲禮

贊不過榛也杜氏曰取以其名以告虔也

秦栗杜氏曰取以其名以告虔也

以秦栗杜氏曰取以其名以告虔也

之秦栗杜氏曰取以其名以告虔也

服脩取其斷上自脩敬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

曰莊公欲奢誇夫故使大夫宗同見也故不稱及者幣
堂胡氏曰大書宗同見大夫宗同見大夫宗同見大夫宗同見
以冊盥刻特等事攻之其夫廟婦大見夫觀宜有之矣張
氏曰夫人至大費是失男宗廟婦大見夫觀宜有之矣張
內禮也並觀同費是失男宗廟婦大見夫觀宜有之矣張
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杜氏曰莊公志
大惡也桓公惟不謹于文姜之際身殺而莊公懼
無以悅乎夫往人加盥刻納于桓之廟又使祭宗懼
婦觀而用幣夫往人加盥刻納于桓之廟又使祭宗懼
其所欲厚于夫始不無所不至夫禮而重之使祭宗懼
始之道豈有始不無所不至夫禮而重之使祭宗懼
楚懷王客死於秦其子項襄王正者乎臨川吳氏曰
痛未嘗被殺也司馬氏曰項襄王正者乎臨川吳氏曰
已殺而娶其女則馬氏曰項襄王正者乎臨川吳氏曰
所殺項襄也女且忍父昏之况魯莊營數十倍於
於楚項襄也女且忍父昏之况魯莊營數十倍於
齊女莊之庸愚一方且飾極異日淫縱以富盛於
勢之以所必至也汪氏曰此極異日淫縱以富盛於
公以大夫宗婦同贊俱觀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

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
武后淫毒遂移唐祚自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
娶幣于人惟哀姜最詳其防納幣于始至宗婦
用幣于人惟哀姜最詳其防納幣于始至宗婦
故辭繁而終不見於經書其防納幣于始至宗婦
夫辭繁而終不見於經書其防納幣于始至宗婦
見乎始不常見於廟夫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
然矣何謂不常見於廟夫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
非禮乎晉士鴛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附錄 子士鴛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子士鴛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何氏曰陰盛所致汪氏曰莊公娶訖女又奢僭以
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
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災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
也可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傳曹

也何自賢乎曹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請也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

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臨川吳氏曰上年十月

同赤者曹之庶公子賈氏曰赤歸易詞也杜氏曰

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

而能斷雖有宋戎之眾宋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

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

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趙氏曰羈未踰年之君

先君也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為

也因奔君未言言故猶愈守不可言也

突之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忽曹羈之事

信交之爭兄第為仇者眾上赤之孽何緣而起而

者曹之疆場而赤奔之者非正也曹羈之罪也庶孽

曰羈繫於曹與鄭忽同謀置人君子亦以病不能

也然去疾以吳與于鄭制諸夏廢置人君子亦以病不能

義而先也忽奔則弱與此而書法相疾入而後疾出

曹無大即夫忽非也曹伯也鄭夫非也劉氏曰曹羈

曹懼我而出其君明矣既出赤乃入是

郭公

公羊傳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何為名也
 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
 非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
 亡者國之亡也郭之所以亡者與他國異他國之
 所惡不惡也於傳有之見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
 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
 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
 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善惡

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
 所觀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不能
 去之蔽至於怨不能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
 肆行而無忌憚也肖而郭公自亡爾
 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強不息謀取不勤而能存者詩云有朝建君子以天
 掃四鄰謀取不勤而能存者詩云有朝建君子以天
 間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而不知者葛孔明稱海岱之
 也○趙氏曰不可勝數及以與復為事恐蜀之征自
 是○關氏曰曹公穀數及以與復為事恐蜀之征自
 劉氏曰曹公穀數及以與復為事恐蜀之征自
 赤歸于曹豈顛倒迷錯如義梁自明未改師紀郭侯
 大去其國雖有汪氏曰卓說文亡字徒人從巴與公字
 尾如者也汪氏曰卓說文亡字徒人從巴與公字
 相似故者也汪氏曰卓說文亡字徒人從巴與公字
 傳誤故者也汪氏曰卓說文亡字徒人從巴與公字

子惠王二十有五年齊桓十七 晉獻八 衛
鄭文四曹傷一陳宣二十四 杞
惠四宋桓十三秦宣七 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此諸侯交聘之始左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
之故不名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故也
氏曰女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命有舊故也
叔來聘之邑使友冬亦報聘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
女叔是也陳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
於是交聘自陳氏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聘皆之乎
盟主矣可嘉穀梁之說也汪氏曰齊晉大國無命
而大夫蓋強而專命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何氏曰朔犯逆天子命故去葬汪氏曰朔之入國魯
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朱綠營社或曰魯之鼓用牲于
社求乎陰之道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
也用人紀之故營之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
置三磨陳三鼓也天子大夫擊門五磨陳五鼓諸侯
充其陽也社氏曰鼓伐鼓也擊門用牲以祭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
與焉禮記魯子問諸侯曰四太廟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
而日食則廢如諸侯皆在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

君所當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
 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於房宿也日蝕之變天子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
 奔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
 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親擊鼓贊佐日月擊其餘
 舉陽事以壓陰氣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
 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朝退而自責
 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
 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
 禮矣永嘉呂氏曰天子伐鼓于社責神諸侯甲自責
 祀而巳諸侯鼓于社非也天子復用牲非禮也牲甲自責

用牲取且於臨時耳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
 事開天以自固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則
 文故高宗彤日則咎必應之古人之應天所以實而
 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未言耳古人之應天所以實而
 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文之未言耳古人之應天所以實而
 本蓋藐然其鼓之益乎又理也凡而欲以公物求免
 此以常見本矣鼓之益乎又理也凡而欲以公物求免
 書者常事也鼓之益乎又理也凡而欲以公物求免
 水者三而鼓之益乎又理也凡而欲以公物求免
 其所以不宜用鼓則非者一曰鼓者於所不當鼓則
 是而當食天宜其則非者一曰鼓者於所不當鼓則
 奏於子未聞有靈星祈禳乎魏曰明帝失諸侯則
 之於古未聞有靈星祈禳乎魏曰明帝失諸侯則
 禳於古未聞有靈星祈禳乎魏曰明帝失諸侯則
 魯莊遠矣未聞有靈星祈禳乎魏曰明帝失諸侯則
 禮其非為社常日其氏曰常事者祭地示也其祭
 凡四非為社常日其氏曰常事者祭地示也其祭
 于社為非禮故書也曹氏曰常事者祭地示也其祭
 與嘗諸侯所自有祭統云成王賜魯重祭郊社禘

嘗蓋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爲郊禘同遂妄言
耳公羊云求陰之牲于社左氏云非也惟正月社
乃書禮無此文○劉氏曰社左氏云非也惟正月社
據書禮未作於是伐鼓于社豈必正湯之月哉所
記李朔隱月朔亦有用鼓于廟之事豈必正湯之月哉所
以書者識其朔亦有用鼓于廟之事豈必正湯之月哉所
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
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孫氏曰逆者非大夫來逆名
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汪氏曰
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汪氏曰
郊伯姬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莊氏曰伯姬是也
不書歸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莊氏曰伯姬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以爲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
年二女皆失時桓公之女則伯姬是也汪氏曰
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以未可必其爲桓女也
左傳亦非常也凡天災何于幣無牲非日月之膏不鼓
公羊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成而鼓于門非也
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成而鼓于門非也
氏曰比救日大水兵災曰大水既成而鼓于門非也
正厥事則意謹內陰盛救以嚴之變極矣莊曰門衆用牲也
長之漸求免不日謹內陰盛救以嚴之變極矣莊曰門衆用牲也
以牲之求免不日謹內陰盛救以嚴之變極矣莊曰門衆用牲也
所禱之求免不日謹內陰盛救以嚴之變極矣莊曰門衆用牲也
祈禱之求免不日謹內陰盛救以嚴之變極矣莊曰門衆用牲也
有伐之求免不日謹內陰盛救以嚴之變極矣莊曰門衆用牲也
也于門非禮也若禮乎社爲氏水災曰春秋亦當不
矣書禮也于門非禮也若禮乎社爲氏水災曰春秋亦當不

附錄 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社氏曰報友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友莊公及內之
母第汪氏曰朝聘皆書曰如友莊公及內之
師外也王國朝聘皆書曰如友莊公及內之
十者五也宋者諸侯之慢王室內也臣出聘凡六朝聘如者二
也內臣如宋者如楚者一室也若諸侯之畏大國也晉如者二
位盟者四會葬者十凡如九年一室也若諸侯之畏大國也晉如者二
善惡始事也聲當隱桓曰此師內大夫出聘以考之致而女亦非
氏之始事也聲當隱桓曰此師內大夫出聘以考之致而女亦非
繼又躬行以會報謝之禮而女則陳之來季友旋造陳來聘
原仲之私情矣會原仲之禮而女則陳之來季友旋造陳來聘
豈無託始於此矣會原仲之禮而女則陳之來季友旋造陳來聘

癸丑 惠王二十有六年 齊桓十八年 晉獻九年 衛懿公赤元年 蔡穆七年

春公伐戎 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年 杞成四

附錄 夏左傳 春而中國崇已勝 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

夏公至自伐戎

蜀社氏曰戎無訊其致公治國出師於外踰時而返
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公治國出師於外踰時而返
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為不名其殺
之不專殺大夫也曹君者戰也君死乎位曰或曷為曹羈諱也
為曹羈諱也大夫而此蓋戰也何無命大夫也
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
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
人殺其大夫是也杜氏曰不稱名非其罪也
曰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
卒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
則必不義其君也君者故曹僖公之大夫義繫於人則兼書
大夫不名宋昭公之故曹僖公之大夫義繫於人則兼書
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洧息列治

之類是也注氏曰楚成少與之師而棄其將陳靈
剛而無禮曳治盡言不隱其過雖有重然殺大夫
輕而皆有致殺之由故兼書其名氏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太
夫也王氏曰如公孫寧伐行父用類見殺者不得於
君之事於陳而與謀殺洧治之類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
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
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
不敢專命也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
士亦如之大夫一命之卿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
不敢專殺也周禮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法
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

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
無主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
專殺大夫汪氏曰齊桓晉文可謂皆無專殺大夫
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
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
氏至於見殺雖曹宮小國亦書其官汪氏曰曹宮
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
以司賞罰之權矣陳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
或而殺之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
黨以之罪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唯若其
專殺之罪為萬世之下也其書凡殺大夫者或以
足為世戒或無罪而下也其書凡殺大夫者或以
罪在命而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鄆縣張氏曰羸姓國近齊魯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
矣臨川吳氏曰穆王之時徐偃稱王帥九夷以伐

氏曰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卻何故名于穀
云不死於曹君者宋殺其大夫也何以辨哉又
梁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大夫也非也諸
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大夫也非也諸
度班爵云爾陵李氏曰曹殺大夫公羊以爲前
不仗節死義詞子立而誅之不聽而死于公羊
之曹伯不書者為曹羈諱也殺之不書者衆也
羈出赤歸之際必有其說於赤者故赤殺之取
說陳氏之

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
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
矣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汪氏曰宋先於齊而
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蓋桓公伯業未盛亦若
侯則齊桓伯業盛矣故二年盟幽於宋而後授之諸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惠王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
懿二蔡穆八鄭文六
寅曹僖四陳宣三十六杞惠六
宋桓十五秦宣九楚成五

附錄左傳人又侵晉
冬魏人又侵晉

徒刃反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者侯非
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杜氏曰魯地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布德義以宣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
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
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陸氏曰參議之公
正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
季姬而典訓亡矣家氏曰于洮非歸寧之地安有
都略無所禁忌者乎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
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
陳氏曰內女為夫人朝其子由是求婦伯姬之
為皆未之前聞也汪氏曰公會杞伯姬于洮猶之

可也季姬及鄒子遇于防則惡又甚矣
婦人會遇因皆非禮而其罪有輕重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

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穀梁傳同盟者有同也
侯得衆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穀梁傳同盟者有同也
信仁其衣裳之會四未嘗有一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
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一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
志而盟非率之也禮以申伯初主盟於是書公矣陳
也魯宋陳鄭皆至而商獨不來故明年伐衛之心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
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范氏曰
于幽諸侯尚有疑若今外內同心推桓為伯凡盟
得專征伐之任成力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

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如鄒子
會盟于類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止於勉強者則書
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
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
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
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
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蜀杜氏曰諸
共戴天子齊桓王之冢氏曰或謂前此會者九國
而齊桓盟宜也今會若纜五國而亦書同盟何哉
大齊桓盟宜也今會若纜五國而亦書同盟何哉
同盟不熱為時有不合十有八國之君至而聖人
乘齊桓前盟諸侯而伯業遂衰烏在為君至而聖
齊桓前盟諸侯而伯業遂衰烏在為君至而聖人
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為心不復携貳蓋

秋季子來如陳葬原仲

齊桓霸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之曰自廬
陵李氏曰衣裳兵車之盛止見穀梁傳范氏曰自廬
三十二年比杏十四年會元會九年會葵丘此會費
陽款五年首載七年會洮母九年會葵丘此會費
十有六年會也信八年會洮母九年會葵丘此會費
皆發傳固無可疑兵車之會也其論則起諸語則曰
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衣裳一車於是一而論語
不說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衣裳一車於是一而論語
訓九為糾則諸家紛紛亦不必辨矣言陸氏深所
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坐而視之則親因言葬

也杜氏曰原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也
公季子來如陳葬原仲私行也見季友私事出境
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
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
夏之表也祭伯以衰音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
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
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
會葬杜氏曰季友違禮會外大夫齊高固營慶以
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
欲勿哭繆公召縣音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
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以其不外交今

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
也杜氏曰原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也
公季子來如陳葬原仲私行也見季友私事出境
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
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
夏之表也祭伯以衰音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
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
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
會葬杜氏曰季友違禮會外大夫齊高固營慶以
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
欲勿哭繆公召縣音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
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以其不外交今

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注禮子
君弱臣強政在大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
夫專盟注會以交接明始亂注氏曰祭尹伯不書朝祭備書諸國大夫而
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無見者外之交也蜀杜氏曰私事而外大夫未嘗不待命而
以書者季子與仲曰外大夫未嘗不待命而
他國如葬大夫特性葬仲有舊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命仲而
以私舊之故夫特性葬仲有舊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命仲而
明非國事也臨川吳氏曰再舉國此不言葬晉襄公適
季友與原仲有舊命欲往會其葬大夫無大夫不可私之行
遺行請於公而命之受行皆非禮也夫無大夫不可私之行
曰僖五年公會孫原如氏之娶焉文六年且孫成父如
陳僖五年公會孫原如氏之娶焉文六年且孫成父如
年僖五年公會孫原如氏之娶焉文六年且孫成父如
宋僖五年公會孫原如氏之娶焉文六年且孫成父如

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久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
行而不云莊公之使是季久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
私行而不云莊公之使是季久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
盛世之事春秋大夫私行而遂設防微杜漸之意
特書公之友春葬秋大夫私行而遂設防微杜漸之意
且書葬之意直春秋前仲後無戒者防微杜漸之意
卒乎穀梁之意直春秋前仲後無戒者防微杜漸之意
之私行避內之說非也劉氏曰行爾陳國何通乎季
尚數年而遂遠舉是非忘宗國之內亂也况去莊公
避內誰出奔乎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
來歸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
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注內女

不與夫婦之稱也

莒慶高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

逆則稱字杜氏曰卿自為其君逆則稱女如紀曰

高固來逆叔姬何適大夫則稱臣陳氏曰岳曰齊

主之非禮也董子曰境逆大夫無東脩之劉氏曰無諸侯之

有君命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

嫁女乎大夫之自使夫夫同敵也何書之陳氏曰公慶

則莒慶仇也夫又無大夫夫於姓則書之隱曰公慶

莒慶仇也夫又無大夫夫於姓則書之隱曰公慶

會外大夫強自入莒向夫夫於姓則書之隱曰公慶

氏曰宣公以自入莒向夫夫於姓則書之隱曰公慶

固來婚魯人以為得國之齊始為慶子慶父君之

穀梁云不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

稱來不宜來也合祀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女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

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

矣高氏曰伯姬春方不能制其妻如冬何來其不

志其來往之數非伯姬之內女之適寧之義所以厚

別也汪氏曰春秋及姬之禮來亦非禮也伯姬四書

後惟書齊高固伯姬將伐其民無夫而後伐之公驕若

附錄得勝於我及棄其民無夫而後伐之公驕若

誰與夫禮樂慈愛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訊

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訊

莒慶來逆叔姬

於大夫主大夫越竟逆之來者接內也

杞伯來朝

也曰逆女亂於君夫然人者

高氏曰致伯姬也其始封伯
又來朝而致伯姬也其始封伯
天子禮樂入春樓公始封伯
稱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伯
微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伯
蓋微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伯
卒二紀此書微爵以自限於
文定所據左傳謂書伯也
最其朝以觀文賦不屬率以
實而書之觀然春秋未嘗似
侯知者廬陵李氏曰公姓亦
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姓亦
來自桓伯成公用夷禮故僖
來朝稱伯成公用夷禮故僖

二朝七年伯襄朝稱伯也其始封伯
氏之紀言也若襄朝稱伯也其始封伯
後作之稱也若襄朝稱伯也其始封伯
杞子卒於此條下故仲尼謂為徐稱
夷禮終其下故仲尼謂為徐稱
說則於此條下故仲尼謂為徐稱
其禮物封三棄此條下故仲尼謂為徐稱
爵乎入春後然東樓公始封伯
故論微乎入春後然東樓公始封伯
王之論微乎入春後然東樓公始封伯
王之論微乎入春後然東樓公始封伯
紛是王為之侯賴三乎入春後然東樓公始封伯

附錄

且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曰賜齊侯命為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

以見其謀之審也汪氏曰相會于衛地而後伐衛則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

乙卯 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齊桓 二十 魯獻 十

鄭文七年 曹僖十四 陳宣二十 衛懿三 蔡穆九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傳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年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還

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梁傳於伐與戰也衛何戰則侯而後有侵伐之何也微之也何為戰也今授之諸侯不可不有侵伐之何也微之也何為戰也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在氏衛嘗伐周立

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力形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秦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

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周禮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若惠徽康叔不

也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若惠徽康叔不

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

此獨書衛人敗績則上貶此可知矣陵之戰日在
伐下紀而戰日敗績則上貶此可知矣陵之戰日在
精也然考之去即年戰則上貶此可知矣陵之戰日在
本有怒衛考之去即年戰則上貶此可知矣陵之戰日在
燕立子頹之際桓公假盟于幽州之固當至桓公考之
明王之子頹之際桓公假盟于幽州之固當至桓公考之
其衛之何足義乃之逸然桓公假盟于幽州之固當至桓公考之
戰亦不謂可哉故無以左顧今圖而伯以幽州之固當至桓公考之
不亦不謂可哉故無以左顧今圖而伯以幽州之固當至桓公考之
楚同然乎胡氏命於高秋子書之齊人而之說又當至桓公考之
例意有未備當於陳氏師何為少之書不稱侯以使同與書法
附錄左傳未備當於陳氏師何為少之書不稱侯以使同與書法
生耳夫小人及晉當於陳氏師何為少之書不稱侯以使同與書法
嬖歸五與齊其子太馱當於陳氏師何為少之書不稱侯以使同與書法
嬖歸五與齊其子太馱當於陳氏師何為少之書不稱侯以使同與書法
不威疆使太子則主啓沃而重耳夷吾主備政
之惠也若使太子則主啓沃而重耳夷吾主備政

師以而意胡率也盟氏衛不則微義之何衛本伐記是之
者齊戰蓋氏左穀衛曰將以齊之乎按名何以者桓執事
三主吳以以氏梁懿伐卑師敗衛以氏稱得不分主為樊伐
紀之伐春為雖以公衛師敗衛以氏稱得不分主為樊伐
戰則齊秋予有為以之少於不為及穀者乎師今云也
之非而書齊王齊來後而人為及穀者乎師今云也
燕齊其而衛之受喪傳豈亦大非謂逆梁得其人趙白較
城可事戰之說方之皆得非也衛小拒戰師誰為曰樊無
僕知同者文然伯故賤不也衛小拒戰師誰為曰樊無
拓矣然三與取之不桓書設又欲齊大國是師經之伐云而批
奉春醜齊三賂任能公師令云戰大國是師經之伐云而批
之執戰以衛皆罪不遽則以人尊人及衛敗其成曰列敗主伐不立
人書宋而戰合可衛為我師以齊及微之何戰師字客傳於
敗而齊宋切掩侵未去廬陵而何敗也戰其何微矣師字客傳於
皆而齊宋切掩侵未去廬陵而何敗也戰其何微矣師字客傳於

則可以威民而懼或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
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
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曲羣公子而皆歸唯
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魏姬諧羣公子而立奚
之晉人謂子絳二五耦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汪氏曰瑱在位十二年子遂篠嗣是為文公

秋荆伐鄭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左傳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
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八開之泣曰先君以是
舞也君我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以
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歸人不忘襲讐

我元開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扶之門
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
元曰鄭有馬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
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穀梁傳善救鄭也程子曰齊
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治蓋天
所在大勢

按在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

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

也孫氏曰來聘稱人此不稱人鄭人將奔桐丘諸

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

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

安中國之事見矣宋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
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
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道之則同室為其所并矣

公穀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園皆云雲
之非正也似以為田鼠之地恐未必然

大無麥禾

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局為先言築郛而後言無
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
無禾及無麥也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
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克有司會計歲入
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
曰大無麥禾汪氏曰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
年大有年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無見舉國皆
皆書於冬無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
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反子賜而虛

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

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

孫告糶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劉氏

無水旱之變忽無麥禾惟穀事實由魯不務蓄積
日損是以不言之於麥亦不盡而後費之非今歲之
事也故不言或云實秋水傷稼
諱之無言或云實秋水傷稼
事故無言或云實秋水傷稼
五穀不升為大飢皆失也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
二穀不升為大飢皆失也
天時不升而巳然不書名故凡穀禾則黍稷稼穡
襄書飢則災也喜公之無名故凡穀禾則黍稷稼穡
之災而書則災也喜公之無名故凡穀禾則黍稷稼穡
則莊公救荒之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
水旱而君與不國之無賢皆可見矣張氏曰不
曰公羊云言大無與不國之無賢皆可見矣
年造邑也按築郛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

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謂乎穀
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
義如何焉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飢臧孫辰告糴于齊
請糴也何私以不稱子使以爲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
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
非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豐年亦不艾而百姓賦文仲
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豐年亦不艾而百姓賦文仲
無外交粟正也古者稅什一也豐年亦不艾而百姓賦文仲
相歸粟正也古者稅什一也豐年亦不艾而百姓賦文仲
畜口急無三年之蓄曰糴國九年非其國也諸侯不足
孫辰以爲私行也糴諸侯無九年非其國也諸侯不足
也一年告糴也糴諸侯無九年非其國也諸侯不足
臧孫辰告糴于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
請糴也何私以不稱子使以爲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

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

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

愛人爲罪國語魯餓臧文仲言於公曰誰使對曰公使

往饑饉卿出告糴古命而請之也齊公曰誰使對曰公使

誰使對曰公使往饑饉卿出告糴古命而請之也齊公曰誰使對曰公使

年與也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之其爲也齊公曰誰使對曰公使

臣來爲政桓則上齊下相顧人歸其而重臣自張氏曰糴

彼也與今歸外金則無蓄也故我必至轉於溝壑矣自張氏曰糴

于且齊與命以紀蔡同公一書而法所秋也然魯人請糴

急且齊與命以紀蔡同公一書而法所秋也然魯人請糴

栗于我公命以紀蔡同公一書而法所秋也然魯人請糴

禁曰母不者予之桓必不恤也孫之復告糴矣則丘費歸

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丙惠王二十有九年齊桓二十衛懿四蔡陽

十鄭末八曹傳六陳軍十一楚成七

春新延廡

左傳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
公羊傳新作延廡者何脩舊也脩舊者法廡也其言新有
何也兩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
故也勤於力則何為築也古之君人者又時視民之勤於
勤則民勤於力則何為築也古之君人者又時視民之勤於
延廡以百事察矣冬築廡春新言新者皆舊何以書昔韓
昭侯作高門屈宜由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

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

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繼反曲物舉羸

者也徐廣曰時衰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

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

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

冬築廡春新延廡以其用力為已悉矣家氏曰

一開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二開之諸侯六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三開之大夫三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四開之士四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五開之庶民五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六開之閭閻六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七開之比閭七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八開之族閭八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九開之黨閭九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十開之州閭十曰新其舊而延廣之義周禮天子馬

大無華而不非諸侯曰新門也延廡胡氏曰養馬者過在天

可之制延廡者天子之門也延廡胡氏曰養馬者過在天

子之制延廡者天子之門也延廡胡氏曰養馬者過在天

之制延廡者天子之門也延廡胡氏曰養馬者過在天

之制延廡者天子之門也延廡胡氏曰養馬者過在天

○冬十有一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
於古公重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
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釋則微矣
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卒也魯紀之待叔姬之
錄之臨川吳氏曰叔姬卒也魯紀之待叔姬之
公以自姑而為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
歸以卒于鄆也紀侯死而猶繫之與國亡無所
依託雖寄寓於鄆也春秋以待死其國之無所
如初也家氏曰春秋以此坊民猶不為國亡所
特錄之也勸後世以此坊民猶不為國亡所
不能死之勸後世以此坊民猶不為國亡所
惠后者可為勸後世以此坊民猶不為國亡所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勞戒事也火見而致
用杜氏曰正而裁日土功龍見而畢勞戒事也火見而致
也杜氏曰正而裁日土功龍見而畢勞戒事也火見而致
大凡樹星角亢見而東方三務始畢戎民又曰今九月
而中凡樹星角亢見而東方三務始畢戎民又曰今九月
傳例凡樹星角亢見而東方三務始畢戎民又曰今九月
之淺失凡樹星角亢見而東方三務始畢戎民又曰今九月
吳氏曰凡樹星角亢見而東方三務始畢戎民又曰今九月
問丞與曰凡樹星角亢見而東方三務始畢戎民又曰今九月
此前者年冬土功而亟書雖則責之深不謂作得土動而息
城者方豈不為亟而後告乎此年春新延既於是以若
諸防也則似此但依後而告乎此年春新延既於是以若
書時也則似此但依後而告乎此年春新延既於是以若
知莊公之教梁一城為可城特拘於常例農隙之時而不
非其時也

附錄

丁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衛懿二十二年
晉獻十三年
文

九(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惠九
宋拒十八(秦)軍十二(楚)成八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命魏公討樊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 有畏也... 欲救郭而設備張氏曰不言公... 穀梁傳次止也... 有畏也... 欲救郭而設備張氏曰不言公... 穀梁傳次止也... 有畏也... 欲救郭而設備張氏曰不言公...

於菟為紂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鄆

公羊傳鄆者何紀之遺邑也... 降之者何收之也... 取之... 公羊傳鄆者何紀之遺邑也... 降之者何收之也... 取之... 公羊傳鄆者何紀之遺邑也... 降之者何收之也... 取之...

附錄

穀梁傳次止也... 有畏也... 欲救郭而設備張氏曰不言公... 穀梁傳次止也... 有畏也... 欲救郭而設備張氏曰不言公...

齊也汪氏曰不書鄭降於齊則見齊以威鄭有紀

之附庸汪氏曰鄭蓋須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

其強力汪氏曰鄭蓋須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

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凌弱急事功也故

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番陽萬氏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得

鄆之地不足以為廣并鄆之衆不足以為強乃必

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氏無復子遺聖人所以

於齊師降而深致其誅也齊人曰齊魯圍鄭

之全國猶不敢敬齊紀雖降而後齊人曰齊魯圍鄭

獨拒齊乎劉氏曰公羊云一遺邑按齊則鄭魯圍鄭

之為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者取之降之固曰

春秋左傳卷之九十四齊桓公十一年齊師圍鄭

降之迂之固曰此之
非可假借為避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
亡國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不曰卒而曰葬則從之

戚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

國而歸于魯音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暎

反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高氏曰復

以鄭易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

後世勸也家氏曰婦勝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

葬高郵孫氏曰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為於喪戚

之一而終不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錄其生曰紀叔姬從

之性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故詳錄其生行以示後

魯

魯

魯

魯

魯

卷下

法也汪氏曰春秋國威而善葬者三書齊侯葬紀伯也陳哀公以見楚威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葬紀叔姬則以見其賢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然國威而葬其君夫其賢若媵皆閔其亡而特書之帝之葬也故朱子綱目書魏葬漢景帝晉葬魏元帝宋葬晉恭帝亦聖人存亡繼絕之遺旨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齊于礼反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難故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為爾遇者志相得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齊侯之意也襄陵許氏曰齊拒伐也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襄陵許氏曰齊拒伐也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襄陵許氏曰齊拒伐也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

附錄左傳楚公之仁而名猶次滑之意耳關班殺子元關穀家以紆為令我之難其

秋七月齊人降鄆

公羊傳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氏曰鄆紀附庸國東平無蓋縣東北有鄆城杜氏曰鄆紀附庸國東平無蓋縣東北有鄆城杜氏曰鄆紀附庸國東平無蓋縣東北有鄆城

齊人降鄆

三

齊也汪氏曰不書鄆降於齊則見齊以威鄆者紀
 之附庸汪氏曰鄆蓋須耳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
 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
 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
 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凌弱急事功也故
 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番陽萬氏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得
鄆之也不足紀之為廣并鄆之衆不足以為強所以
降而有不深致其誅也人氏無復子遺聖人所以
於兵未加之前而齊桓之德猶存鄆則不復見矣
獨全國猶不取也齊桓之德猶存鄆則不復見矣
之為桓公端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取之

○齊人伐山戎
設若外為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也
能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民○列氏曰穀梁云及齊侯遇于魯濟乎也
蓋已操之為已愛矣此稱人何貶焉為求子司馬子曰
若言戰桓公之與齊侯乎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
也其曰何也愛齊侯而越乎千里之險北伐之何也桓
無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也
貢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也

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與木衆出
 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
 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我也自管仲得政至
 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與木衆出
 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
 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

侯何也。以來獻我捷稱齊侯則知之矣。
則山戎下獸皆以齊侯書夫北戎病燕煙音職貢不
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
關地更記齊世家山戎納貢于周諸侯聞皆從之
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
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
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
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
為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
重過於禹乘又越竟以伐山戎諸侯震懼乃沛自
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

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
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聖人取此可見遠地之用兵齊桓之意如漢武之窮兵
其取於此耳文帝則王不兵齊桓之意如漢武之窮兵
通其不泉便作細帝等不兵齊桓之意如漢武之窮兵
是纒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伯禽征徐夷宣王伐
中纒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伯禽征徐夷宣王伐
而勤自出於遠教未治之近有荆楚伐山戎代用兵意全在
齊侯緩之戎也書人治以之訊後兵氏之次第皆失未正舉
不功則伐之戎也書人治以之訊後兵氏之次第皆失未正舉
有遠者則伐之戎也書人治以之訊後兵氏之次第皆失未正舉
非曰穀梁云其曰皆服勞蓋遠也桓公志已則諸侯之可要伐則
春秋之善人賤之云爾也桓公志已則諸侯之可要伐則

壬
四年
十
三十有一年
十
四
桓
二十
二
晉
獻

十二(鄭)末十(曹)僖八(陳)宣三十(杞)惠
十(宋)桓十九(蔡)成公元年(楚)成九

春築臺于郎

徐氏曰郎即泉臺也何誠兩福民之所教浣也
何以書厲民也而築臺是樂而已矣天子有靈
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詩靈臺以
以觀天文四時施化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
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
而無益於民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
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且非土功之時董子
曰談驕溢不恤下也孫氏曰莊比年興作今又築臺
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家氏曰凡築臺

與固不以時不皆識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重
之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比不
而土功始無虛歲其遠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
由莊公始汪氏曰楚靈為章華之不臺伍舉諫
為先君為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臺容宴乎為
不奪稿地其為不匱財用奢斲之於公則三臺之
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斲之利也於封而
也魯臣有如是伍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
少使魯臣有如是伍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
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盧陵李氏曰薛
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不注或以文杜氏
所紀降爵皆以胡氏於此亦無傳不注或以文杜氏
或主沙隨程氏已見於此亦無傳不注或以文杜氏
桓公二年滕子下見於此亦無傳不注或以文杜氏
○築臺于薛

公羊傳何以書談何談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非禮也凡諸侯有相遺俘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來獻戎捷...

兵與節凡延壽襲... 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來獻戎捷...

蓋狗於楚人使宜申之剛不知此夷者得之自又曰戎

秋築臺于秦

乎得救為又燄身怠有之無變危三公
何其一教曰氏死教秦利諸內之時
用所云又倚曰而者亭惡侯無故虞
豈談曰齊穀蕭則張內之國謹山何
談無遠公桓梁精治氏也變事而林以
其妨也羊公云之國曰范內越志之書
處於一三外虞禍治莊氏無千之譏
也人云築無山至家公曰國里也何
談臺諸侯世而務荒築臺氏曰東
臨各有之澤之不荒築臺氏曰東
國有之澤之不荒築臺氏曰東
按說變之不能廢臺氏曰東
一故刊此定多矣謂及平范縣西
歲云築臺當此施於無築臺假之
三築臨此說無築臺假之
築臺假之
如所益固我前較西較魯外之
皆沉於下○年築此澤外之

冬不雨

公羊傳何物以書記異也何氏曰京房傳曰旱異者
久而陰道獨行也書成萬歲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專政之應程子曰成萬歲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亥而之月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臺而之月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築而之月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之微然延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今曰然延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也當是冬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不調為是冬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或歷一三時或歲已災時故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公年與七土功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書不與七土功不雨故曰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二年冬七年趙子見災異故不雨也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
歷時而總書也皆兩書皆不時每特而一書也文二年十

己未五年三十有二

杞惠文十一年宋桓二十二年曹僖九年陳宣三十一

春城小穀

左傳為管仲也范氏曰莊公六年魯地孫氏曰曲阜西
慶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後心一居尚當少警而公之
榼刻捕告羅之休築即於新不城起因娶而觀社
臺而乎高氏曰城小穀平歲猶為不可况游飢而輕
民力乎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桓
仲桓之松豈肯為管仲城邑而係之齊且桓
齊桓之實管仲非魯之穀也沙隨七年盟穀宣桓
年魯穀此齊也非魯之穀也沙隨七年盟穀宣桓
有穀在齊也非魯之穀也沙隨七年盟穀宣桓

夏宋公孫登侯遇于梁丘

三傳齊侯為楚伐即之故請會于諸侯得宋公請先
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穀里非梁傳遇會于諸侯得宋公請先
曹邾之問去齊八百里非梁傳遇會于諸侯得宋公請先
西南張氏曰在濟州桓也莊氏曰梁丘在梁丘穀里非梁傳
然而先隱八年也莊氏曰在濟州桓也莊氏曰梁丘在梁丘穀
蓋盟會則序莫適者居上若遇重禮近者為主以高平也
不期而會則序莫適者居上若遇重禮近者為主以高平也
以國大則序莫適者居上若遇重禮近者為主以高平也
會魯欲謀却為序莫適者居上若遇重禮近者為主以高平也
附錄左傳秋七月遇於梁丘穀里非梁傳遇會于諸侯得宋公請先
德也亡是神何故七月遇於梁丘穀里非梁傳遇會于諸侯得宋公請先
物以亡是神何故七月遇於梁丘穀里非梁傳遇會于諸侯得宋公請先
號請命其反至號必日亦其物也王曰故有神內史過
號公使祝應宗之區矣而聽於民將亡士居史華過其亦
號公使祝應宗之區矣而聽於民將亡士居史華過其亦

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符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煇党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觀之言
許之割臂盟公生子戲子能怒請于使梁之氏公曰不殺
圍人華自鞞外與之力戲子能怒請于使梁之氏公曰不殺
之牙對曰慶父材成此則使以對曰命臣以死奉公後於
叔牙曰慶父材成此則使以對曰命臣以死奉公後於
卿使牙對曰慶父材成此則使以對曰命臣以死奉公後於
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刺以爲孫氏公羊何病死此病吾得
弟殺也殺子之曷爲不言刺以爲孫氏公羊何病死此病吾得
子諱殺季子之曷爲不言刺以爲孫氏公羊何病死此病吾得
爲之諱而授子之曷爲不言刺以爲孫氏公羊何病死此病吾得
季子魯而授子之曷爲不言刺以爲孫氏公羊何病死此病吾得
致乎魯而授子之曷爲不言刺以爲孫氏公羊何病死此病吾得
乎曰夫謂我曰季子之曷爲不言刺以爲孫氏公羊何病死此病吾得
子曰夫謂我曰季子之曷爲不言刺以爲孫氏公羊何病死此病吾得
爲和秦而飲之必曰公爲亂手魯國不言而飲此則牙也

行誅不世得乎兄弟慶而此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父同母弟慶而此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行誅不世得乎兄弟慶而此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行誅不世得乎兄弟慶而此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行誅不世得乎兄弟慶而此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行誅不世得乎兄弟慶而此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行誅不世得乎兄弟慶而此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行誅不世得乎兄弟慶而此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陳氏曰

善爾誅不得避况君臣之義也陳氏曰季子殺母兄何
義不得親曷爲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
親之道也周師氏小司寇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
國人愿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
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而卒之殺之當其罪也

同氏莊也羊父曰殺諸而殺而以以經非尚其尔不替矣
生是公二傳與慶之家不徵其罪示不執卒不稱秋
是長年家曰牙父亦皆以舒後自季寓欲國距得第所牙
友庶方不公同莊无從為而有經友意誅柄公引殺以之
為之十同子毋公此之祖其仲亦之則慶且薨以也原誅
莊明五要慶而庶理若耶後孫有殺當父書時為按其乃
公證不之父莊兄莊如房有秋後兄時以法尚義書心魯
母也得杜公公又氏左陵要宋也無季其全一注公而國
第傳有氏子與曰曰氏李齧殺况罪友握不月氏子為存
之稱第得牙友公牙則氏憂督春若隱兵寓苟曰常之亡
證季去之公同子慶只曰區而秋疑其推微以或刑諱之
也友主蓋子毋友父以叔夫其之叔跡而意是謂也也哉
但文兵慶友也莊同慶牙安後亂孫至莫牙誅牙叔慶
慶姜曰父皆莊公母父之得有賊之人如實牙乃胖陸父成
父之慶伐莊二弟材事謂辛如齊後之何卒慶孫弟曰敗
本愛父於公十毋謚一惟為擱齊殺則而也夫父氏自公之
孟子以餘之七第信語公惡華殺無共書為季何之特羊夫
氏与孟立母年是叔而羊之喜無共書為季何之特羊夫
而公為時第公慶更遂詳臣陳知仲卒謂友為祖書云

牙恭無可牙世下祭則氏正刺平於之季知故
逾而補知則必一雀非又曰其者其國惡子季逐
盛本於也微有公則世人兄至有兄罪事文而適使適示不之隱
至後故其以不慶不之第貧所第何適也於若於後綠謀之
有此日以跡察以父以私之不不之也於若於後綠謀之
季已子自二之一必為不愛能立親曰推自推世君也
子成般卒叔周人立不以則一君二故死內矣誅聞意
之使閔為之公易魯仁私國也之臣叔以然得荃不牙也
忠牙公文罪誅一國叔愛必武於之之諱堂親原罪死是
禮誅禍張彭蔡之乱欲君君終則皆彰善胡之情則而特
之則是氏僖則利季立臣必管愛不可故曰外戲秋謂人
俗莊不曰叔暴奮子慶之危蔡有可故曰外戲秋謂人
亦公然或之其大不父義周尊所察不周季得以季將友牙
無之文謂罪公以季仗公武不與行一而誅尊子探之罪
所薨姜尚季而私友大不與行一而誅尊子探之罪
借慶以殺而醜之害兄而天叛此於也蔡不為忠誅使
手叔胎牙不叔後天弟誅下周之愛而曰故忠誅使

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其仲其謚也其後子孫
以字為氏而於人正適以言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
以始故以莊為伯而巳為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
長故以莊為伯而巳為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
由始故以莊為伯而巳為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
具于此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
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木位姦之窺也
危病邪之伺音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
志矣發氏曰莊公正終而嗣村分位不明而閹
飾之女子小人故宗嗣素定之資良受託然則莊公以
呂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至哉

強即位三十有一年不為不父薨于路寢不為不
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夫倫不明而宗嗣
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發氏

公薨必書其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弒則不地
張氏曰書月書日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弒則不地
終于路寢者三公宣成而巳又曰莊公在位三
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曰莊公在位三
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曰莊公在位三
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滑君于秋自曰莊公在位三
地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自勢稍振兩敗宋師桓方與
無事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師桓方與
仇女以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數年師桓方與
好而納幣現社禮三君若齊廷遇乃受制文姜為
前書納幣現社禮三君若齊廷遇乃受制文姜為
特筆然多慶有登大水日食之選見天意為一經手
魯荆人祭多慶有登大水日食之選見天意為一經手
之盟城也而乃勤民欲築鄆新廐城諸防城小
以有為也而乃勤民欲築鄆新廐城諸防城小

穀一歲而三築臺焉生置其國於安沈之域
而欲無危得乎至於亂本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
之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為風教之
本之得兵權而巳哉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為風教之
之誅而不得免於首惡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犇賊子般于党氏成
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此其稱子般卒
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終葬稱子則廟廟則書
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子則廟廟則書
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
卒日正也故也其所見則日
初公築臺臨黨掌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圍
人犇洛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犇賊般成
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

對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諺於易

基乾坤詩始關雎太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

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

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

戒哉既葬不名禮記卒未成君也未葬則名之

魯也張氏曰子般道不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入

縱配耦不使早致冢祠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

言之道而使圉人犇得之而欲以女公足自定內失

終非不能殺而華之可誅而欲以女公足自定內失

三其年能殺而華之可誅而欲以女公足自定內失

赤被其風教卒之本而免於首惡也或問子般所以

般之弑可知堂胡氏曰野公過毀亦所承不觀傳文何

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日歸于齊上書公則子遂

知堂胡氏曰野公過毀亦所承不觀傳文何

般之弑可知堂胡氏曰野公過毀亦所承不觀傳文何

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日歸于齊上書公則子遂

與子野異矣廬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是也先君未葬則名之說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曰豈不益明乎何苦日之與正卒相若哉或謂般之卒始葬季友之內出隱而不知矣屬辭比事論之即非見終則必死之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于齊以立野則昭公又書以姊之位英閔公異向耶立之卒與子野同昭公又書以姊之位英閔公異向耶

公子慶父如齊

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
季友曰慶父既殺子般懼而適齊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特掌

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音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東萊呂氏曰癸命者家宰傳命者兩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與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莊氏曰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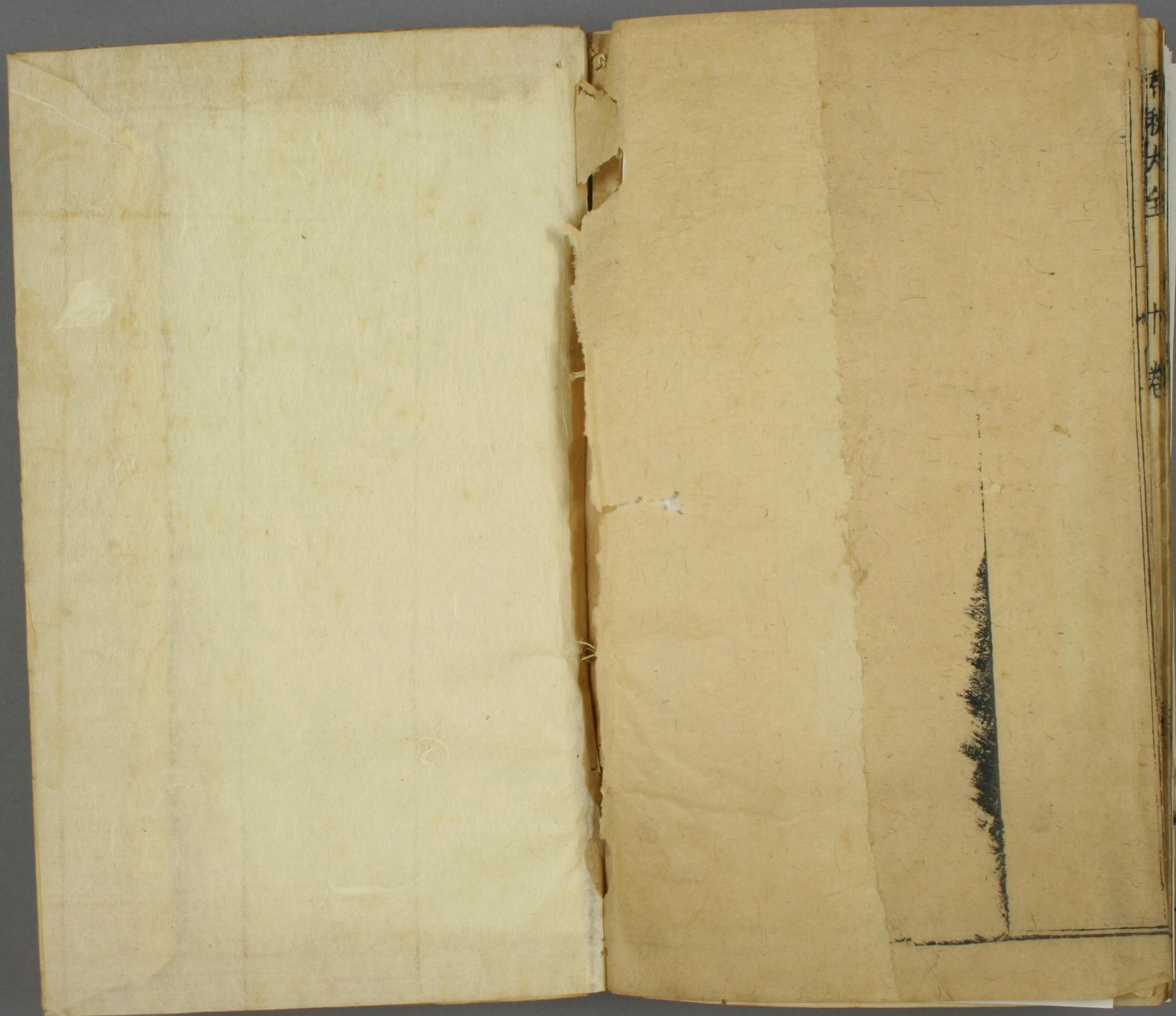
慶父專兵日上上父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
 誰何也張氏曰慶父之專兵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
 日取國之計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
 應國之計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
 取國之計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
 齊桓公之與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計也莊
 即此君之與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計也莊
 秋自書慶父之與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計
 入書公如慶父之與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
 先父如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計也莊公之
 慶父如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牙也非計也莊公之
 曰奔者蓋其罪也慶父之與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
 是魯猶有臣罪也慶父之與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
 出魯猶有臣罪也慶父之與齊桓公也非計也莊公之與叔
 微而自始於陵李氏曰是直魯無有臣罪也慶父之與齊
 者二而自始於陵李氏曰是直魯無有臣罪也慶父之與齊
 公也者二而自始於陵李氏曰是直魯無有臣罪也慶父之與齊
 不諱莫始於陵李氏曰是直魯無有臣罪也慶父之與齊

狄伐邢

此狄入伐之始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亂國在廣
 而城衛三年之曰狄在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亂國在廣
 許氏曰夷狄三年之曰狄在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亂國在廣
 又暴於荆當惠先世荆次之伐中自正故也襄陵
 服定於荆當惠先世荆次之伐中自正故也襄陵
 有中豈服哉

之賊也慶父殺君此魯人之難奈何反掩匿蔽
 子則行父亦不見乎文君十八年子卒下季孫行父如齊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終



新編大正
十卷

